

文 學 小 叢 刊

旅 途 通 訊

巴 金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373B

二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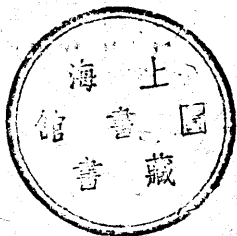
少年读物小叢刊第一集

— 6 —

旅途通訊

(上)

全 五



文化生活出版社

121763

~~121763~~



前記

這些都不是什麼可以傳世的文章，牠們只是我在各地寫給朋友們的十六封信。①（最後一篇應該不是信，但我仍把牠當作信函寄給朋友們看過的。）我寫牠們時我並不以為我是在寫文章，我只是像平日和朋友們談閒話似地寫下我所想說的真實的話。也只有我的朋友們會從那沒有修飾的文句中看出一個寶愛友情的人的心的感激。

① 爲這叢刊將稿所收，紙能分成兩冊出，這裏面是前面的九封。

這些全是平凡的信函，但是每一封信都是在死的黑影的威脅下寫成的。這些天來早晨我見到陽光就會疑惑這晚上我應該睡到什麼地方。也許把眼睛一閉我便進入「永恆」。

我知道個人的存亡沒有請求被重視的理由。但是輪到我來交出一切，我對人還不能說沒有留戀。牽繫着我的心的是友情，因為我有着無數的散處在各地的朋友，甚至在這些日子裏我還想把我所經歷的一切，和我的對朋友的感激的心情讓朋友們知道。

我常說我靠友情生活。友情是我的指路的明燈，在生與死的掙扎中，在受到絕望的打擊後，我的心常常迷失了道路，落在急流的水裏，在此時將我引到彼岸的正是這友情，牠救了我，猶如飛馬星座救了北極探險途中的麥克密倫。

我不會說假話，這些信函便是明證。甚至×機在我頭上盤旋，整個城市在焚燒的時候，我還感到友情的溫暖。是這溫暖給了我勇氣，使我能夠以平靜的心情經歷

了信中的那些苦難日子。我有過勇氣，我也還會有勇氣，因為我有着那無數的好心的朋友。

同着這小書我獻上我的祝福和感激。

巳 金一九三九年二月十四日在桂林



目錄

前記

香港行

在廣州

廣州在轟炸中

在轟炸過的日子

從廣州到樂昌

廣武道上

漢口短簡

廣州在包圍中

廣州的最後一晚

..... 一

..... 一

..... 一五

..... 一五

..... 二一

..... 五〇

..... 六四

..... 六七

..... 七二

目錄

從廣州出來·····	一
梧州五日·····	二〇
民富渡上·····	四六
石龍——柳州·····	五五
在柳州·····	六一
桂林的受難·····	六五
桂林的廢雨·····	七三

旅
途
通
部

香港

今天早晨到汕頭，我把寫好的信寄發了。今晚似乎有船去上海，我的信想必按時到達你們手中。我第一次到汕頭，所以各處都去走了一下。這裏情形還好，不過前些時候被轟炸了一次，大部分的居民都遷走了。許多店舖至今關着門，房屋也少見。連夜被炸毀，夜間無電燈。天熱。市內有大小公園兩處，大公園內有一半地方掛着遊客止步的牌子。小公園制好，這是工人歇腳之所。我們在小公園內坐了半天，因為這裏離碼頭近，我們不怕會趕脫船。晚上六時開船，算是一準時。新裝活豬數百頭，把統艙客人趕到別處去了。滿甲板都是臭氣。大豬小豬啼叫不已。吵得人不能睡。

覺使人覺得豬貴人賤，並非笑話。房裏悶熱，頗似蒸籠，電風扇開而無風，開房門便有廚房氣從外間送進。去申板走走，不小心又會踏在豬身上。有汕頭小販偷帶雞蛋一萬枚，分盛三十筐，被外國大副發見，督率部下將十餘筐擲入海裏，有三四筐被人竄過，但又被海員們趁火打劫了。船明午到港，據說特等頭等客人在船停後一小時即可登岸，其餘的客人要在船上住二十四小時，等着檢疫工作完畢才可離船。這又是想不到的事。畢竟錢有用處，差一點我一個人就要在船上多住一天了。因為我起初打算買普通船票，餘話後談。諸友均此不另寫信了。寄這信用的是你給我的香港票到香港下船便可交郵。否則不會有這樣快。

在廣州

我已經回到了廣州。

我在前信裏說了一些什麼話，我現在也不能記憶了。我似乎說到豬和人的事情。

在船上我和豬爲伍，而且有餘裕寫那樣的信。我在這裏的生活則完全不同。這裏我常見的是另一種東西。那是死。死彷彿就成了我們隨處可以碰到的熟朋友。「他」隨意地來隨意地去。「他」來的次數太多了，所以並不使我感到驚奇，雖然「他」有時也在散布恐怖的種子。

——序 關於海軍

昨天下午，我聽了一個奇異的經驗。那時我攤開信紙打算給你寫信，一個從軍

戰場歸來的年青朋友忽然來找我談話。我放下剛拿起的筆，去坐在他對面，回答他

的問話。飛機的摩擦聲突然間在俄的耳邊銀鈴般地響起了。一個朋友在窗前驚訝

地叫道：「飛機」我們並不注意，因為先前沒有聽到警報。（其實是發過緊急警報

的。）我們仍舊在談話。但是高射炮響了。街上有人在跑。門口一個年青人指著天空

低聲叫着：「飛機」我和那位新朋友都走到門口去看。三架飛機在對面屋頂上飛，

飛得很高，看起來比我們屋裏掛的玩具的飛機還小。飛機向着我們這面飛來，三架

之後又是三架。於是一陣轟轟大響，高射炮也連珠似地放起來。高射炮似乎沒有效力。

軋軋聲仍繼續着，是應該落彈的時候了。並不要我們等待。一陣恐怖的「颯颯」的

聲音就壓倒了摩托的聲響。這聲音自上而下，由遠而近，像一簇簇樹葉從天空落下

來。但是經驗使我們彷彿看見一顆炸彈在空中旋轉而下。牠會在不遠處爆炸。甚至

就落在我們的頭上。我在這裏度過不少轟炸的日子。可是這種聲音我只聽見過一

次，就是六月六日三顆炸彈在我們巷口附近爆炸時，我在事前聽見了那奇異的聲音。

颯颯聲一起，一些陌生的人（還有鄰舍那位太太帶了小孩）瘋狂似地湧進我們的屋裏來。他們帶着低微的驚呼，一齊往地上蹲伏。炸彈爆炸了，聲音不大，似子落在很遠的地方。我們覺得奇怪。但第二次颯颯聲又起了，仍舊只聽見小的爆炸聲。大家略微安心。可是飛機還在上面盤旋。在第三次的颯颯聲響起之後，一個巨大的爆裂聲就把這間房屋震撼了。我用「震撼」二字自然不恰當，因為這房間不過微微動搖一下，我還覺得一股風吹打我的腿，別的就沒有什麼。然而當那巨聲剛起的時候，我和別的人都以為這顆炸彈一定在我們頭上爆炸。我們的辦事處是在樓下，頭上還有三層洋房，倘便是一顆小炸彈，我們在下面還有活命的希望。我坐在籐椅上沒有動一下，頭埋着，眼光定在一堆校樣上面。我微微張開口，我想要是這裏被炸，我還能活的話，爲了不使耳膜震破，我應該將口張開。

我們定了神，安靜地看四處，眼前還是一個和平的世界。軌軌聲消失了。房裏沒有一點改變。桌上多了一層灰。蹲下的人站起來，慢步走了出去。緊張的空氣鬆弛了。我看朋友們的臉，那上面好像蒙了一張白紙。可惜我看不見自己的臉色。

飛機去了以後，我們還聽見炸彈在遠處爆炸。颯颯聲這一次卻沒有。飛機的確去遠了。於是先前中止了的事情又繼續做起來。那位青年的戰士也就告辭走了。

一個朋友從印刷局回來，他說在路上看見炸彈落下，以爲我們這裏被炸了。後來我們知道了被炸的是些什麼地方。我想去看×老先生，因爲在他住處後面落了三個彈。恰恰在這時×老先生來了。他告訴我們他後面一個防空壕的空地上落了兩顆炸彈。雖說是在他住處的後面，卻也隔了三四條巷子。

警報還未解除，我們約×老先生出去喝茶，我們剛走出巷口，看見前面街上有許多人在奔跑，好像發生了什麼騷亂似的。×老先生問旁邊一個書店夥計，那年青人說：「大概是飛機又來了。你們可到隔壁去躲一下。」我們沒有聽見飛機飛近的

聲音，使不去躲，卻穿過街口，往前面那個咖啡店走去。

咖啡店門前是防空壕，有沙包木板保護，所以騎樓下聚了不少的人。我們穿過人叢，進了咖啡店。樓下人太多，大半是避難的。樓梯上也坐了好些人。我們便走上二樓。那裏很空。茶房空閑着。有兩三桌人在喝茶飲冰。我們在這裏談了大半個鐘頭。警報解除了。

我們從咖啡店出來，約好去看「災區」。我先回到辦事地方轉一下，一個小孩騎着自行車送校樣來了。想不到剛剛經過了大轟炸，印刷工人還在工作，這倒是難得的事情。現在進步了！以前不是這樣的。有一家印局在六月六日的大轟炸後就關了門，到現在還沒有一點消息。我四處探訊，才找到我的一部譯稿，那還是五月十日左右交去的。

後來×老先生陪我們去看「災區」。我們經過一條大樹掩映下的古舊的小巷，跨過短牆的缺口，到了一片空地。在那裏我們看見炸彈的遺跡。一塊土地被攪翻

了，成了一個很淺的坑，面積不過一張圓桌面大小。另一處也是這樣的情形，一點也不可怕。原來頭兩顆炸彈就落在這地方，所以聲音不大。在這空地旁邊一間公廁所也被炸毀了。地上凌亂地堆着磚塊。一塊木板還豎着，寫上「小便處」的木牌也還釘在那裏。

我們再往前走，走進××路，我們不覺驚愕地站住了。那條街好像經過了激烈的巷戰似的，顯出十分凌亂的樣子。馬路上蓋着一層白灰。電線落在街心。房屋倒塌了好幾間，一道寫着「××里」金字的門牆還勉強立在瓦礫堆中。再過去一座四層樓的大洋房被炸去了一半，屋頂完全倒塌下來，四層壓在三層上，三層壓在二層上，全剩了一個七歪八倒的空架子，此外就是磚塊。

一個女人站在對面騎樓下向行人敘說被炸的經過。這對面房屋也受到了炸彈的恩澤。玻璃震破了，堅實的窗架震斷了，樓板也落下幾塊。房裏的陳設大都成了殘廢的屍體。好幾間房屋都被炸彈的力量掃空了。有人在貼封條。街心有幾個壯丁

在維持秩序，但秩序本來就很好。

我們沒有多走幾個地方。聽說法國禮拜堂前面也落了炸彈，死傷的人更多。這天共有二十多卡車的受傷者送到中山醫院去。有一個朋友親眼看見。他說有些小孩在卡車上痛苦地哭叫着。但沒有比另一個朋友告訴我的故事更悲慘的：一個人從地上爬起來拾起自己的斷臂接在傷口上托着跑；一個坐在地上的母親只剩了半邊臉，手裏還抱着她的無頭的嬰兒。

晚上有月亮，我們不知道會不會有夜襲。但大家若無其事地到號稱廣州四大酒家之一的「大三元」去吃飯。我們愉快地談笑，把白天的經歷當作一場怪夢。長堤安靜地躺在我們下面。夜市依舊是和平時一樣地熱鬧。人在廣州學會了鎮靜，學會了不怕死。我們常常說到瑪德里，我沒有去過那地方。但是我想這裏的情形和那邊的不會有什麼分別。

這封信應該在昨天寫的，昨天沒有寫。今天早晨八點鐘飛機又來炸過好幾個

地方。一共來兩次，直到下午三點鐘才解除警報。飛機來投彈時街上沒有一個行人。只有幾個壯丁維持秩序。飛機一走，警報解除，街上的情形又和平時沒有兩樣。

今夜月色很好，我沿着長堤散步。珠江的水面沐着月光，十分明亮。長堤上擺滿了小販的担子。在兩次大轟炸後還能夠看見這樣的熱鬧的夜市，這是我所想不到

的！

我想起了一件事情，這是我一星期前看見的。正南路一條街被炸光了。在僅留着的一間殘破的樓上我看見一個人的住房，那位衣冠齊整的居住者穿過了瓦礫堆，安閑地經過破爛的樓梯，登上那間缺少一面牆壁的住房。一個人住在瓦礫堆裏，還能夠如此從容，這的確是別處很少有的事。牠可以說明這裏居民的倔強了。

今夜沒有一夜襲。但願明天早晨飛機不要來攪擾我的睡眠，今天上午飛機投彈時我還在睡夢中，我是被警報驚醒以後而又沈沈地睡去了的。

以上的話你們住在上海的人大概不會了解罷。把牠當作故事看也好。

廣州在轟炸中

朋友，你來信問起這城市的情形和我的近況，你不知道這里的人在轟炸中怎樣過日子，所以你竟然勸我即刻離開這裏躲避到所謂安全地帶去。你以為這裏已經成了死城，或者變做了地獄，你還誤把我看作死守危城的壯士。其實都不是。我在這裏還是過着很平凡的生活，和無數的普通的人一樣。朋友，你應該知道這裏還有數十萬和平的居民。

這裏也許和你們那裏不同。在這裏沒有勇敢，也沒有怯懦。這裏的居民不愛死，但也不怕死；他們把「炸死」看得很平常。牠來拜訪，就讓牠進來。牠走了，左鄰右舍

也不因此驚擾。一個人死了，別的人仍舊照常工作。一幢屋燬了，別的房屋裏還是有人居住。騎樓下的腥血剛洗淨，那地方即刻又印上熙攘的行人的腳迹。一個人倒下，一個人流血，在這裏成了自然的事。甚至斷頭裂臂也不是慘苦的命運。倒下去的被入埋葬，活着的更加努力從事工作。事情是做不完的，沒有人願意放棄自己的責任。但是倘使輪到自己閉上眼睛時，他也不會覺得有什麼遺憾。

一個人看見「死」太多，他對「死」便不感到驚奇；一個人有「死」的機會太多，他就不怕「死」。他用不着去思索「死」，他會把他的全部精力用來對付「生」的事情。他做事更努力，更負責。這便是我在廣州得到的一個教訓。

住在這城裏每個人都有被炸死的機會，沒有誰能夠做一個銅頭鐵臂的人，炸彈的威力不是肉體所能抵禦的。然而甚至五百磅的炸彈的亂投也不能使人喪膽。敵機飛進市空來投彈時，許多工作也依舊如常地進行。「死」的逼近使人更寶貴。「生」更寶貴。活着所能處理的光陰。人明白自己隨時都會死去，他更不肯浪費時

間。他要在這有限的餘生裏做出一點事情。我說「死」的威脅使人成爲更積極。這是不錯的。牠還會使人與人中間的關係更加密切，因此增加了這裏居民的團結；牠將數十萬人的心變成一顆心，鼓舞他們向着同一偉大的目標前進。

我並不是在這裏圖明我的什麼理論，我只敘說一些事實。我可以隨便舉出一些例證，譬如最近兩次的大轟炸中我就看見在這裏居民中間，人我的界限怎樣迅速地消滅；許多人自動地將自己的家屋用具獻出作爲一些老弱同胞的避難處，壯丁們也甘冒危險去發掘炸燬的房屋，救出受傷的同胞；獻金的熱誠並不會因接連不斷的空襲警報而減少一分。在燈火管制中也還有大隊的羣衆立在每個獻金台下狂呼口號，或者靜聽台上男女青年高唱救亡歌曲。一切都照着預定計劃進行，敵機的威脅也不能使牠們改變。倘使一顆炸彈在獻金台前落下，自然會有成千的死亡。但是獻金的任務必須完成，不能因爲吝惜這點犧牲就讓牠失敗。所以八·一三那天早晨敵機已經進了市空，而通常被視作危險地帶的永漢分局和第一公園兩

處獻金台上的負責人員還是照常工作不肯撤退。所以到今天獻金台能夠良好地完成了牠們的任務。在這裏的人看來，這都是很平常很自然的事。

我在這裏還是一個陌生者，但我已經看見了不少的事情。以後我會向你詳細地敘說牠們。關於這裏的居民我不說他們勇敢，我想稱讚他們「結實」；對於這種「結實」的人，敵機的威嚇是完全無用的，沒有一種暴力能夠使他們屈服。

生活在這樣的人中間我會獲得不少有益的教訓，所以你不必爲我耽心。

在轟炸中過的日子

回到這個城市我又記起許多事情。這城市裏的生活給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不能忘記牠。自然我現在還是和從前一樣平淡地過日子，不悲觀，也不過於樂觀，只靠着一個信念指導我。

隨着信念的指示做事情，事無論大小，在我都會感到喜悅。在這里我特別想多做事，爲的害怕第二天這喜悅就會被剝奪。這種害怕並不是「杞憂」，住在這里的人都知道牠是一個常來的熟朋友。慘死並不是意外的不幸，我們看見斷頭殘肢的屍首太多了。前幾天還和我談過幾句話的某人在一個清早竟然倒插在地上，頭埋

入土中地，**結了他的生命。**有一次警報來時，我看見十幾個壯丁立在樹下，十分鐘後在那里只剩了幾堆血肉。有一個早晨我在巷口的草地上徘徊，一刻鐘過後那里就躺着一個肚腸流出的垂死的平民。晚上在那地方放了三具棺材，棺前三支蠟燭的微光悽慘地在搖幌。一個中年婦人在那里哀哀地哭着。

我們過了一些這樣的日子。在那時候我們日大做事，常常受到阻礙。飛機在頭頂上盤旋，下降，投彈，上昇，或者用機關槍掃射。房屋震動了，土地震動了。有人在門口叫，有人倒在地下。我們以樓下辦事處也成了臨時避難室。要在那里繼續做我們的工作，是相當困難的。有一回我聽見飛機在上面盤旋尋找目標，聽見機關槍的密放，聽見炸彈在不遠處爆炸了，我還埋頭寫我那篇題作「給一個敬愛的友人」的文章，我寫下我相信擁護正義的我們會得到最後勝利的話。（這信念連炸彈也不能把祖國毀滅！）我並非有意誇耀我的鎮靜，我承認我是用了絕大的力量，才鎮壓住感情的波動。所以寫完文章我便感到莫大的疲憊。這樣的事我只做過一次。平常飛

機來投彈的時候我在家裏便躺在床上睡覺（從來不待大禍臨頭，我不到樓下去

①「你們皇軍」的飛機在我的頭上盤旋。發動機的聲音像蚊子叫聲地響着。但這是死的聲音，毀滅的聲音。我落筆的時候，機關槍就在上面掃射，一顆炸彈在不遠處爆炸了。在我的周圍是。我還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我不能夠平和那劇烈的心跳，安靜地給你寫信。然而我一定要把這封信寫完。因為說不定過兩分鐘我住的這房間便會成為廢墟，那時連我這執筆的手也不知落到什麼地方去了。一個人走近死的邊沿，不會說一句假話。我可以坦白地告訴你，就在炸彈和機關槍的不斷的威脅中我還看見未來的光明的曙光。我深信這黎明的新時代是一定會到來的。我們這次的巨大的犧牲，便是建造新的大廈的基石。這一個星期來我們的救護隊含着眼淚埋葬了成千的死者。無辜者的血染紅了廣州的街市。但是在這裏依舊充滿着憤怒的呼喊和堅定的信念，卻聽不見一聲乞憐的哀號。猶如在東西南北各戰場上默默地貢獻了最後一滴血的千百萬的戰士，他們的臉上也不帶一點畏怯的表情。所有的人都為了一個偉大的目標犧牲，這目標會拯救我們，也會拯救你們……

躲避，在辦事處則坐在藤椅上和同事說兩句閒話。有兩三次我和朋友在咖啡店吃早點被關，那裏面不得出來，旁邊一條街被炸了，我在裏面看不見什麼，玻璃窗被木板遮了大半，外面是防空壕，機關槍彈一排一排地在附近飛過，許多人連忙伏在地上，我不能夠忍耐這緊張的空氣。我便翻開手裏的書來看，爲的不要想任何事，卻以一顆安靜的心來接受死。這時我的確沒有想什麼。我不願意死，但是槍彈飛進來，炸彈在前面爆炸時我也只有死去。我沒有憤怒，憤怒和憎恨倒是在日機去了我看見被炸死或炸傷的同胞以後的苦痛而起的。我若不能逃脫，則死也無憾。因爲我的屍體也會同樣地激起別人的憤怒和憎恨的。

日機去了以後我們自然繼續工作。兩個刊物的出版期又逼近了。稿子編好留在印刷局，有的校樣送來就得趕快校好送回印局；有的久未排好就該打電話或者派人去催索校樣。刊物印出送到便是八、九千冊。我們應該把牠們的大多數寄到外埠去。於是大家忙着做打包的工作，連一個朋友的九歲孩子也要來幫一點小忙。此

外我們還應漢口一個書店的要求，把大批的書寄到那邊，希望在武漢大會戰之前，從那里再散佈到內地去。這類事情都將在夜間空閑的時候做。大家揮汗地勞碌着，直到十一點鐘，才從辦事處出來。我們多了結一件事情覺得很暢快，於是興高彩烈地往咖啡店或茶室去坐一個鐘點，然後回家睡覺，等着第二天炸彈來粉碎我們的身子。

在這樣的夜裏我有的是無夢的睡眠。人彷彿成了鐘表一類的東西。發條開滿就走，走完便停。我覺得自己成了製造刊物和小書的機器。每天在辦事處忙的是這種事情。機器還未損壞，當然要轉動。機器一旦被毀，則我也無責任了。我有時拿這種思想來安慰自己。

但是刊物終於由旬刊，變成了無定期刊，印刷局不肯繼續排印以加蓋要挾，連已經打好紙型的一期也印了十多天才得出版；至於五月中旬交，到一家印局的小書，則因了那印局的關門直到八月一日才找回原稿。這其間我去過兩個地方。這是

六月六日以後我第三次回到廣州了。我再見不到六月六日十三日和二十二日所見的那些景象。六月十三日我走過幾條街就沒有見着一個人影，幾乎連一個小飯店也找不到。我現在看見的依然是熱鬧的街市和擁擠的人羣。有幾處炸毀的房屋已經被新的樸素的代替。炸斷的老樹上生出了新芽。這個城市的確是炸不死的。牠給我增添了不少的勇氣。這個城市便是給我們保證我們抗戰的最後勝利的一個信物。我能夠在這城市裏做我的工作，我是很滿意的。

從廣州到樂昌

這是我的第三封信了。

我記不清楚在前一信裏我有沒有和你們談過我要去武漢的事，也許我忘記提說，但這旅行是那時候就決定了的。在那邊的朋友曾經打過電報要我去一趟，以後還來過航空信。可是等我把這邊的事情料理好，準備動身時，粵漢路又意外地被炸斷了。（這條鐵路一年來不曾斷過五天以上）在候車的時期中我接到了武昌寄來的阻止我到那邊去的航空信。

在這時候似乎沒有去武漢的必要了。但是困難和阻礙倒加強了我的決心。我

要去看大會戰前夕的武漢的情形，我要去過在那大城中一般同胞所過的日子。我要把個人的情感溶在爲着這民族奮鬥的戰鬥者的情感裏。縱使只能夠在那裏住三天，我也要去。於是在前天上午我和兩個朋友一道離開了廣州。

同行的兩個朋友中有一個是廣東人。他對於廣東各地方的情形是相當熟習的。他爲了安排決定這次的路線曾去各處打聽了一天。坐船去清遠，再由那裏坐汽車去銀盞均搭火車，這是他打聽後的結果。

開清遠的船很小，比省港小火輪小得多。設備自然不好。艙房窄狹，分上下兩層。我們到的是上層。那裏安放不少的帆布椅，但都已坐了人或者放了行李。我們和茶房交涉了一會，茶房答應在一個角落裏添上兩張帆布椅，給我們坐下。那個廣東朋友回到岸上去搬運行李。等他再來時船上汽笛已經在叫了。

船一開，有些外省客人驚擾起來，據說有同伴上岸去吃飯，沒有回來。我們旁邊一個廣東聽差，替三個外省客人佔了座位，這時還不見客人來倒有些着急了。不過

現在還只十二點鐘，離預定開船時間尚早。有人知道船是開往太平口的碼頭去，在那裏停到下午兩點鐘才開。這樣一說，船中的騷擾便平息下去。不久，船果然在一個碼頭停泊了，還有客人從這碼頭下船來。但是廣東聽差等候的主人始終不見影子。那個相貌不大聰明的聽差失掉了耐心，他忽然叫了一隻船把行李匆匆忙忙地搬了下去。他佔的那三個座位空了出來，即刻被人搶去坐了。廣東朋友也搶到一個，他寬慰地笑說道：「今晚上可以舒服地睡一夜了。」其實那三個座位的主人是來過的，那是三個穿制服的女子。她們在岸上慢慢地吃過飯，到船上來纔知道行李已經搬到了岸上，只得匆匆地下去，說是第二天再來搭船。

●船上地方小，客人多，開了船還使人覺得悶熱，但又沒有甲板可以給我們散步。艙門口也坐着不少的人，要去外面似乎也需要着「殺出重圍」的勇氣，我便躺在帆布椅上讀死之讖，後來竟然沉沉地睡去了。

晚上到了三水，上來的客人更多，差不多連站立的地方也沒有了。艙裏更是悶

熱有些人開始唉聲嘆氣，也有人在埋怨受不了這種苦。於是什麼人高聲說了：「這是××人使我們到這裏來吃苦的。我們只有努力奮鬥，用不着埋怨誰。」這一說似乎給了這些人一種鼓勵。埋怨的聲音即刻停止了。但外面忽然傳說添了一隻駁船，要沒有座位的人搬到那邊去。這傳說被證實了。許多人都離開了我們這艙房。剩餘的人因此感到一點舒暢。

我經過一道小扶梯走到船邊，扶着鐵杆慢慢地走到廁所。燈光很黯。天空漆黑。我看不見前面。一個不小心，碰着兩個蹲在船邊乘涼的人，幾乎失手跌到江裏去。從廁所出來，我站在船邊，緊緊捏着鐵杆，舉頭四顧。涼風迎面吹來，遠遠地閃耀着一些燈火，江面很寬，在我的周圍似乎只有黑的水和黑的天。船早已離開三水了。

第二天六點鐘我們就到了清遠。兩個強健的女挑夫把我們的行李搬下去，領着我們走到旅館。同船的人大半都到旅館去。這小城裏旅館不多，都很小，在一條街上。我們走遍各處都找不到一個空房間。我站在一家新亞旅館的門前，廣東朋友去

打聽汽車的消息。一個相貌老實的船夫走來向我「兜生意」。我和他隨便談了兩三句話，廣東朋友回來了，說是汽車下午五點半鐘開往銀盞坳。我們沒有去處，便決定租下這隻小船。講好划到下午五點，並且划過對岸送我們到汽車站去。租錢是一元毫洋。舟子很高興地把我們的行李拿起來，我們自己每人也提了一只箱子跟着他走上新亞旅館的二樓，穿過走廊直走到盡頭處，看見一塊樓板被揭起來，下面有一段很簡陋的樓梯，樓梯脚下是江水，那裏泊着幾隻小木船。行李搬到船上，一個中年女人一件一件的接過去放好。船板上鋪了很潔淨的涼蓆，我們脫了皮鞋睡倒下去。廣東朋友又拿出一元毫洋叫舟子去買菜做飯。

船夫剛買了菜回來，警報來了。我們看見岸上有人在跑。左邊的警察局門口掛出了紅旗。舟子問我們要不要把船開到江心去躲一下，不過他說這裏並不要緊，飛機還沒有在這小城投過彈。被炸的地方是銀盞坳，飛機差不多天天去，爆炸聲連這裏也聽得很清楚。我們覺得沒有躲避的必要，便讓船夫先做飯。吃過飯我們躺在船

裏睡覺，聽見幾聲爆炸，也並不注意，便坐起來寫信。過了半點多鐘，警報解除了。我們上岸去寄信，行李全放在船上，也不留一個人看守。

我們到郵局寄了信，又去各處走了一轉，這城市雖小，倒還十分整潔。我們走倦了，便到一家小茶樓去吃一點東西。在那裏遇見了好幾個同船從廣州來的上海人，大概都是要到武漢去的。因為語言不通的緣故，他們和這裏的茶房起了衝突，使得那個短小精悍的中年人氣惱地向我們伸訴，他說：「做茶房的人本來該活五十歲的，也只會夠活到四十歲！」

我們還有點就心那船夫會把船划走。但我們從新亞旅館走下江邊時，那隻小船顯明地橫在我們的脚下，船夫含笑向我們點頭，招呼我們到船上去。我們坐了一會，看時間不早了，便要舟子開船。那兩夫婦划起槳，船慢慢地往江心流去。離對岸還有一半的路程時，天忽然落起雨來。雨點很大，我們不好意思逼着船夫划槳，但又不能不着急，怕趕不上汽車，又得在這裏多住一天。幸好過了三四十分鐘，雨點漸漸地

小下去，我們知道有天晴的希望了。舟子又用力划槳，使我們在五點鐘以前到達了汽車站。

廣東朋友先跳上岸去買車票，我和另一個朋友招呼舟子搬行李。行李還未搬完，那朋友匆忙地跑回來說汽車站已經賣光了，還有些車子也被人包了去，我們今天恐怕走不成了。大家正在商量着有沒有別的法子，忽然聽見旁邊有兩個人在談論包車的事情。廣東朋友便跑過去和他談話，居然意外地得到允許搭他們的包車，不過沒有座位，代價是國幣七角，比通常票價貴了兩角。然而我們也很高興，因為這樣可以少耽擱一天。舟子幫我們把行李搬到車上。別的包車都開走了。我們搭的這一輛因為等人，到了五點半鐘才開出。

公路很好，車子走得還算平穩，我坐在自己的箱子上也不大覺得顛簸。走到半途，車不能前進了，前面有一輛車「拋了錨」橫在途中，阻攔着路。那車的乘客大都是傷兵。他們因為車子壞了嚷着要將司機打死，後來經一個軍官勸阻，却把那司機

駭跑了。他們沒有辦法，便把車子橫放在路中，使後來的車不能前進。我們的司機下車去和他們交涉了一會，還沒有結果。這時前面開回來兩部空車，傷兵們高興地換乘到那兩部車上去。我們的司機和別的人把壞車略微推開，讓出一條路，於是車子又往前進了。

到了銀蓋坳，天還沒有黑。我們先把行李搬到月台上，叫一個朋友看守着。我和廣東朋友便到售票處去買車票。辦事人回答我們：晚上十二點鐘有通車開，可以直達武昌，九點鐘才賣票。我們很欣喜地把這消息告訴了另一個朋友。月台上已經堆滿了皮箱，網籃和鋪蓋捲，許多乘客坐在皮箱和鋪蓋捲上面。我們在廣州時，常常在報紙上看見銀蓋坳被炸的記載。賣晚報的小孩不斷地叫着：「×機轟炸銀蓋坳！」現在我們到了這裏才知道炸得如何厲害。在這裏長住的人自然會知道何處是新傷，何處是舊痕。每一顆炸彈都會留下一個不滅的記憶。但我們這些陌生者的眼睛不見的却只是一片斷瓦頽垣。紅磚砌的車站房屋全炸燬了，到處是碎磚斷瓦。石階

傾斜陷塌，往南往北都有幾個大坑。路牌寂寞地立在瓦礫堆中。「銀蓋坳」的「銀」字已經被機關槍彈削去了一個角。售票處是臨時搭起的草棚，旁邊還有一間是車站職員辦公的地方。另一間大約是候車室，只有一個架子，屋頂還不會蓋上。售票處後邊的一片空地變成了臨時的市場，一大羣賣飲食的小販擠在那裏。

廣東朋友先進去吃了一點東西。後來我也在臨時市場裏走了一轉，正想吃一碗紅薯湯，廣東朋友忽然跑進來找我，說飛機要來了，站長叫乘客們往各處躲避一下。我們也只得拿起輕便的皮包，往軌道旁邊的一條小徑走去，一些人跟着走來，前面是一個小樹林，有幾個人就把行李放在草地上，人也坐了下去。我們還走了幾步，在一個農家門前站立片刻，沒有聽見機聲，看見天色已晚，知道日機不會來炸車站，便轉身回路。纔聽見人說：剛才只有兩架日機在中山縣飛過，站長接了電話，雖未發出警報，卻也叫乘客疏散，免得臨時發生事故。後來飛機折回去了。月台上漸漸地又恢復了擁擠的狀態。從北面開來一列火車，這是工程車，只有二節，車上站滿了工人。車

一停止，他們便跳下車來，有的手裏還拿着工具，活潑地往各處散開。在臨時市場後面，汽車不斷地從清遠開了來。我們聽見喇叭聲，又看見人挑了行李到月台上。行李愈積愈多。我們在輪船上在汽車站上遇見的客人差不多全到這裏來了。有各種口音和各式的服裝。夜幕終於蓋了下來。立刻在各處燃起了燈，有乾電燈和煤油燈，照亮了一段月台和臨時市場。軌道上還是陰暗的。那裏有無數的影子在幌動。我們纔注意到是許多穿黑衣服的小工不斷地從北面走來，一部分是女人，肩上還担着泥土。臨時市場很熱鬧，許多客人都擠在那裏。有小飯舖，有米粉担，有粥攤。一角小洋吃一碗燒肉飯，五個小銅板喝一碗紅豆粥，四個小銅板喝紅薯湯。生意真好，後來的人往往要站立許多纔拿到自己需要的東西。我爲了吃一碗牛頭粥往返了三次，後來好容易捧到手裏，又因爲裏面放多了清椒不能下咽，勉強喝了半碗放下，旁邊一個喫粥的人立刻要了去傾在他的碗裏了。我又去吃紅豆粥，那個担子前面也有許多人。誰也不會想到這地方幾點鐘以前連一個人也看不見，而且十多點鐘以後又會

是一片荒墟，但是明天晚上牠會活起來，而且像今晚一樣地熱鬧。

鐵路上的工作開始了。好幾處都有人拿了乾電燈照着工人掉換枕木。鐵錘敲着釘子發出鏗鏘的聲音。另一些小工挑着土走來走去。未完成的待車室裏點着煤油燈，好幾個工人在用葵葉鋪蓋屋頂。地上放下一大堆葵葉，有人爬上梯子把牠們陸續遞上去。「今晚蓋得好嗎？」一個北方客人自語似地在問。「一定蓋得好。」上海的客人這樣回答。工人們並沒有注意這些話。他們仍舊嚴肅地，毫無疑惑地努力在工作，和修軌道的工人一樣。我想：也許這鐵軌明天又會被炸斷，這房屋明天又會或爲灰燼，但是這樣的工作的精神是不會消滅的。水永遠向前流，山永遠帶着青綠色。這些人的工作，也永遠存在。他們沒有悲觀，也沒有樂觀。他們只知道沈默地不屈不撓地埋頭工作。數十架飛機一年來接連不斷的轟炸，甚至不能夠阻撓這一個小站的工作。在這裏我看出了未來中國的希望。在這裏我的對於最後勝利的信念得到更有力的保證。

通車還不見來有人傳出話說今晚有兩班車除了通車外還有一班開樂昌的慢車。過一會又有人來說通車沒有了，只有慢車。到售票處去問也得不着確定的回答。我們只有忍耐地等候着。旁邊三個大學生忽然談起坐汽車吃虧的事，他們三人一共化了三元半大洋，那包車是由一個穿童子軍制服的人經營的，包車費不過十八元小洋，一輛車卻坐了二十多個客人。包車的人不但坐車免費，反而可以賺一筆錢。一個上海的女客也來講她化了國幣一元搭車的事。她遇見的包車者是穿軍服的政治工作人員。她和別人搭車時還說了一些哀求的話，結果卻讓那位慈善家賺了錢。她訴苦地說：「在上海時別人把我們當作難民贖濟我們。現在他反而來在我們身上賺錢。」她鼓勵那三個大學生去向包車者交涉退還餘款。其中有兩個果然去了。我看見他們和穿童子軍制服的人講了許多話，卻聽不見一個字。後來他們回來我纔知道交涉是失敗了。那個包車者說他把多的錢送了給汽車公司，可是並不拿什麼證據給他們看。至於那位女客人是否向她的包車者要回錢來，我就不知

道了。

這時一個湖南傷兵和一個廣東兵因言語誤會在旁邊吵了起來，廣東兵的連長過去勸解，誤被湖南兵用竹竿打破了眼鏡，於是廣東兵士大聲喊「打」，幾個人走過去把湖南兵駭跑了。湖南兵跑進了黑暗裏，前面卻發出幾聲槍響。月台上的人都很驚愕，又很憤慨，以為廣東兵開槍打湖南兵了。後來我們才明白這推測是錯誤的。開槍的是守路的兵士。他看見人跑，又看見後面有人追趕，以為逃的是小偷或漢奸，要那人站住，那人却只顧往前面跑，所以他放了槍。並沒有傷人，以後湖南傷兵也回去了。由路警把兩方找去談判一番，結果湖南傷兵賠了廣東連長眼鏡費二元了事。

火車來不來，還沒有消息。一個朋友在行李堆上睡熟了。廣東朋友站在旁邊和別人談論言語誤會的事。我悶得很，便去臨時市場喝了一碗紅豆粥。過後一個人在鐵道散步。天空落下了細雨。我連忙回到月台上去，正看見廣東朋友和別的人

都拿了葵葉來蓋在行李上面，我也就放心了。

雨立刻止住了，到了十一點鐘還不見開始賣票。我也倚在廣東朋友的大的鋪蓋捲上打盹起來。覺得很悶，好像有什麼東西黏住我的咽喉似的，彷彿又在做噩夢。十二點鐘到了。月台上很寧靜，許多人都把葵葉墊在地上睡倒下去，但是過了半點多鐘一個可怕的消息傳來了：今晚沒有車，南下的車到了連江口，就折回去了。明晚才有一班開樂昌的慢車。這消息使得月台上起了大的騷動。廣東朋友去問站長，證實了這個消息。一些客人氣憤地埋怨着，跑去向站長交涉。廣東朋友也去了。過了一刻鐘他們聽見站長向各處打電話都沒有結果。這時已經是深夜一點。五點鐘以後日機就會來轟炸的。車站上有這麼多的客人，誰不懼怕這悲慘的命運！連站長也困了責任的重大而驚惶了。他臨時打電話到清遠去叫了七部汽車來，把一部分客人送回清遠。再讓另一部分客人搭工程車去前面兩三站躲避飛機。我們決定回連江，便把行李搬出去，到我先前散步的地方等候汽車。

差不多快到兩點鐘光景，第一部汽車來了。我們連忙擠上去。車內沒有電燈。門口已經被客人的身體堵塞了。廣東朋友提着兩件行李沒法擠上車去。另一個朋友也被掩沒在人堆中。我在後面看守其餘的行李，等得不耐煩了，便拿起一個皮包從側面攻擊，居然被人推上了汽車，但已經找不到座位了。廣東朋友從窗戶把行李運進來。我們三個人都在汽車裏面了。一個朋友坐在箱子上，一個朋友站在車門邊，我站在車內。裏面是一片黑暗，外面有微暗的燈光。站在門邊的廣東朋友大聲叫起來：「開車，熱死人呀！」別的人也這麼地叫了兩聲。但沒有用。賣票的說要先賣票，可是票子又沒有帶來。在車裏等一分鐘也使人覺得有一點鐘那樣的長久。悶熱，黑暗，恐怖……未知的前途……誰都不能夠再忍耐了。大家逼着司機開車，司機還是要等着賣票的吩咐。有幾個客人先前堅持着不買票，這時也願意出幾個錢以便早點找到一個地方去休息。過了一些不安的時刻，賣票的帶來一種臨時的車票。到清遠的票價是國幣五角，但只有三分之二的客人買了票。車內太擁擠，賣票的也無法清查。

於是汽車開動了。走的全是來時的路。不過車頭那一點燈光使我們看不清楚周圍的景物。我們只聽見車輪轉動聲。車身顛簸得很厲害，我差不多站立不住了，一個兵坐佔了兩個座位這時便縮回他的伸直腳，讓了一個角給我坐。我剛坐下，車一動，別人的皮箱又碰到了我的膝頭，可是廣東朋友連這樣一個座位也找不到。

車終於到達小市汽車站。我們又回到清遠來了。在擁擠中勉強把行李搬到地上，我們看表，才知道已是兩點多鐘了。廣東朋友先出去，想在這附近找個旅館，免得深夜過江。這附近果然有一家旅館，但地方小，而且沒有空房間。我們只得僱了一隻小船把我們連人帶行李一起載過江去。

夜色漸漸地淡了，天空灰白，山、樹、房屋靜靜地蹲伏在一邊。周圍沒有一點聲音。船夫划起槳，船緩緩地離開了岸。我們坐在艙內，「活活」的水聲催眠着我們的疲倦的身體。我沒有精力再想以後的路程。我垂着頭打盹。船走得很慢，過了許久才到達了對岸。依舊是廣東朋友上岸去尋找旅館。我照料着把行李搬到岸邊。廣東朋友

一去就不見回來。船夫等得發急了，催促我們走。我沒法對付他們，只得吩咐他們把行李搬到清江旅社去。我盼望廣東朋友能夠在那里找到一個房間。但當我跟着船夫走路時，我還就心這晚上是否會因為找不到旅館而睡在街頭。

我們進了旅館，一切的疑慮都消失了。廣東朋友找到了一個比較大的房間，有兩張床，一天的房租是一元七角多小洋。我們剛把行李搬進房去，就聽見外面走廊上有人說普通話道：「我們還要二十五號。」二十五號便是我們住的這一間。那幾個客人原先住在這裡，也因為去銀蓋均搭火車才退了房間走的。現在他們回到清遠來，比我們遲一部汽車，因此來遲了。

這時已是三點多鐘，我非常疲倦，就倒在床上睡了。另一個朋友也佔了一張床，廣東朋友願意攤開被褥睡在地上。我睡得很好，直到第二天上午八點鐘光景，纔被廣東朋友叫醒，他告訴我：飛機來了，下面街中有許多人在跑。我一傾聽，果然有低微的機聲自遠而近。我對朋友說，×機不會來炸這地方，牠們一定是飛往銀蓋均去的。

我們用不着躲避。過後

下午五點多鐘，我們又到了對岸的汽車站。在那里遇着不少的人，都是昨天在銀蓋火車站月台上看見過的。今天還沒有開出一部車子。辦事人說要等到銀蓋火車站有電話來才決定賣不賣票。有幾個多憂慮的客人便揚言今天又不會有北上的火車。一些外省客人聽見這樣的話禁不住煩悶地發出了怨言。廣東朋友愛說話，喜歡出主意，說普通話也還流利，因此被那些人推舉做代表，去向汽車公司辦事人交涉。他到售票處去了一會，似乎並沒有結果。過了半點多鐘，大家正聚在站內空地上失望地談論之際，忽然有人來說開始賣票了。起初我們還不相信。但也有幾個人跑去買票。我們看見他們拿了票子回來，才知道今晚真的有車。

我們買好車票，便提了行李到車棚裏去上車。別人叫我們到第二號車上去。我們走到第二號車門口，却被一個說四川話的軍官（其實是一個政治工作人員）攔住了。他不讓我們上車，說裏面沒有地位。但我們明明看見車裏還有幾個空座位。

我不願他的攔阻硬把行李搬了上去。他喃喃地說着抱怨的話，一個人下車去了。我們在車上找到了位子坐下。廣東朋友上來較遲，只得站在門邊。四川「軍官」已經搬了兩次行李上車。最後他又押送一隻大箱子上來。這時車裏真的是沒有餘地了，但除了我後面一位女客多佔一個位子，和她對面一位穿制服梳兩根辮子的女性給四川「軍官」留着一個座位。廣東朋友站在門邊，他的存在使得大箱子不能再往前移動一步。可是四川「軍官」又無法使我的朋友消滅。他只得囁嚅咕嚕地抱怨着。我後面那位女客是和「軍官」一起的，她慷慨地發言，要廣東朋友坐到她身邊去。廣東朋友聽說有人讓坐，便高興地「爬」進來。他原先站立的地方就被那大箱子佔據了。廣東朋友道了謝坐下。四川「軍官」又下車去，他那穿制服的女友要他快點回來。他的一隻腳已經離了踏板，他還掉過頭來得意地說：「我不來，他敢開車嗎？」這時又上來一個穿長衫的客人，他和「軍官」問答了兩三句。我後面那女客看見他上車，便伸長頸子高聲喚他。他費力地「爬」了過來。可是並沒有座位。女

客里然呼廣東朋友站起來，她說這位子是她留下的，廣東朋友的頭差不多和那客人的碰在一起了。他不知道應該把身子放到什麼地方去才好，便說：「你們要我搬到什麼地方去？」那女客也生氣地說：「這個位子明明是我佔了的。」男客自然隨聲附和。廣東朋友便憤憤不平地向男客分辯道：「不是我來坐的，是你的朋友叫我來坐的。」那男客聽見這話勃然作色道：「什麼朋友！這是我太太。」這聲明並不能使車中乘客對那位有太太的人表示敬意，反而激起人們的反感。我聽見了冷笑声，有人出來說話了。對於太太和朋友的問題誰都不感到興趣。後面一個客人把行李移開一點，讓出一塊空地給廣東朋友。廣東朋友雖然心裏還不大高興，但也就擠過去勉強坐下，不再和那位有太太的人爭論了。

司機人上來預備開車，衆人的心略微安靜一點，以為車子開動後車中的悶熱就會被涼風吹散。但是出乎大家的意料之外，汽車的馬達發生了問題，司機下車去修理，也不見有效。乘客們不得不下來改搭另一部車。這次我們跑得快，居然在另一

部已經有了半車乘客的車子裏找到三個立足的地方。司機看見車中裝滿乘客，並不等那位「軍官」把他的大箱子搬來就大胆地把車開走了。

車走到中途，忽然現出疲乏的樣子，好像立刻就要停下來了。乘客中有人開始就心車子會半路拋錨，更害怕會因此搭不上今晚的火車，煩悶地抱怨着汽車公司。但司機還鎮靜地勉強開着車子前進。汽車並不了解乘客們的焦慮，牠似乎故意和他們爲難，牠不但愈走愈慢，而且走了一段路程就索性站住不走了。司機捺着性子下車去修理一會，使牠喘着氣慢慢地繼續走這路程。

這時誰都不敢相信車子會把我們載到銀盞，可是大家除了在車中安靜地等待外又沒有別的辦法。陽光慢慢地消滅，周圍的景物在我們的眼前逐漸隱匿。夜來了，我們還不會走過三分之二的路程。每次車子劇烈地顛動，我就以爲牠會停下來不能再前進一步了。我不願意想像這以後的情形，却保持着坦然的心情把一切交給這破舊的汽車去決定。

我們對這車子已經不存一點希望了，牠却意外地鼓起最後的勇氣趕到了銀盞坳。僅僅隔了一天，銀盞坳車站又改換了一個面目。我幾乎不認識牠了。昨天我散步的地方落了一顆彈，在地上炸出一個大坑，攔阻了汽車的前程。車子倉卒地停下來。我們搬下行李，給一個挑夫挑着。廣東朋友用電筒照亮路，我們慢慢地踏着隆起的土堆繞到前面去。也有人害怕跌倒就俯下身子爬行着。我們到了月台，火車已停在那裏了。廣東朋友去買了三張票回來，才知道這還是開往樂昌的慢車。靠月台有三輛客車，連門也被人和行李封住了，我們無法擠上去。再過去就只見貨車，車內沒有一盞燈。前面似乎還有不少的車皮，但我們不能斷定有沒有客車。挑夫不願意再走，他勸我們暫時把行李搬上貨車去。我們不相信前面沒有一輛客車，所以堅持着要看清楚最後一輛車皮。挑夫不能夠違拗我們的主意，他只得順從地跟着我們繼續往前走。我們終於找到了三四輛客車，裏面似乎很空，不過沒有電燈，又不乾淨。但我們也管不了這許多，就讓挑夫把行李全搬了上去。

廣東朋友用電筒把車內各處照了一下，才發見車廂很小，而且破舊不堪。地上堆積塵垢不必說，連坐的長凳也被人拆去了兩排，我們在殘留的凳上找到空位坐下以後，一股霉氣就撲進我的鼻端來。廣東朋友對這車廂並不滿意，後來又聽見旁邊一位福州口音的退伍軍人不歇地和一個河南鄉下人開玩笑，他不能忍耐了，拿起電筒到前面車廂裏去了一趟，回來就勸我們搬到前面一輛車裏去，說那裏空得很。我們靠着電筒的一圈光亮照路，分三次把行李搬了過去。那是一輛「守車」裏面只有靠右一排長凳。沒有窗戶。一個從膠濟路撤退下來的鐵路職員把他的箱子包袱堆在長凳上，自己却在地上攤開被褥睡下了。他勸我們在右邊的一角約佔全車廂四分之一的地位，安置了床鋪，用我們帶的四口箱子做界石。一個人睡在長凳上面，兩個人睡在地上。我們躺下以後，便和那個鐵路職員在黑暗中閒談起來。他是北平人，原先在膠濟路火車頭上燒了鍋，現在被調在粵漢路服務，這次是到衡陽去。他對於每個車頭都很熟習，就像是一個一個的老朋友。一聽見叫聲，他便知道那是從

第幾號車頭發出來的。他還告訴我們許多鐵路上的事情，大半是關於火車頭的。譬如某號車頭撤退到什麼地方，某段車頭因為來不及南下，而被開到黃河裏去。正如同蒲兩路因為路軌窄小，人沒法把車頭開出山西境外，只得用自己的炸藥將他們炸毀。他知道的事情真多，但他並不曉得這列車今晚什麼時候從銀蓋均開出。

我們開始覺得肚餓了，廣東朋友想下車去買點食物，但因為這裏離「臨時市場」遠，道路崎嶇不平，又沒有路燈，開車時間也不知道，他怕回來趕不上火車，所以遲疑半晌，終於忍住饑餓不下車了。

前面還有一輛車，是給車長住的。車長還沒有來。一個小工提了燈上車，就掛在車內。過一會查票員上車了。他很客氣地和我們談了許多話。我手邊有一本漢口印的「日寇暴行實錄」畫冊，是一個廣州友人給我的。這書雖是宣傳冊子，見到的人却並不多。我因為查票員談起他在廣州轟炸下所遭受的損失十分憤慨，便把這書借給他看。他拿去在「車長車」裏把一幅一幅的圖畫仔細看過了，回來聲音顫抖

地對我說：「多謝你，看得我眼淚都流出來了。這仇恨我不會忘記的。」我默默地接過畫冊，感動使我回答不出一句話。

一點鐘以後纔開車。將開時又上來幾個客人。有兩個廣東少婦，在我們的「界石」外面鋪一床涼蓆坐下了。我漸漸地瞌睡了，終於閉上眼睛沈沈睡去。不知在什麼時候被一陣吵鬧聲驚醒了。只聽見人在叫：「起來，起來！你曉得這裡不是睡覺的地方嗎？」我連忙坐起來，用手拭眼睛。眼前一片光亮刺得眼睛發痛。那個燒火的北平人馬上收了被褥站起來。那番話是對他說的，他笑着回答道：「我曉得，這是郵政車，我讓你們就是了。」別人不理他，却忙着把一件一件的郵袋搬上車來。廣東少婦在抽煙，受了郵政局人員的干涉，他們還要她們也讓出地方。這時一個男子出來說她們是站長的親戚，因此別人也就不說話了。

車裏盡是灰塵，一粒塵土進了我的左眼，痛得我半晌說不出一句話。我仰臥着用力揉眼睛，最後好不容易才把塵土弄了出來。郵政局人員沒有注意我們，讓我們安

靜地睡去。郵袋堆得高高的，佔了全車的一半的地位。我彷彿聽見人說這些郵袋是從廣州運來的。我還看見「上海郵局」的字樣。

第二天一早車到連江口，我才睜開眼睛，慢慢地坐起來，看見自己一身衣服差不多變成了黑色，又看車內裝滿着郵袋，郵袋中間夾雜着好幾個人，覺得好笑，但也沒有笑出聲來。正好下面有老太婆晃着面盆賣臉水，我們買了水洗過臉。車開了。我們睜起眼睛躺在地上，不想下車去看。後來到了英德，這是一個大站，我們都跳下去。在站上吃了一角錢一碗的燒肉飯，喝了一個銅元一碗的冷茶。月台上十分熱鬧，不像在戰爭時期，我們也未見到轟炸的痕跡。

火車在這裏停了許久。沒有警報。大家都很高興。但是離開英德以後火車頭似乎出了毛病，愈走愈慢起來。有一回車忽然在中途停住了，大家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查說「要躲警報了」，却又不見動靜，後來才知道還是火車頭出了事，走不動。不久車又動了。快到沙口時，車終於停了下來。沙口車站就在前面，看得見却走不

到有人焦急地抱怨道，要是這時來了×機，全車的人一定死盡。車長沒有辦法，只得差一個人到沙口車站去，要那邊派一個火車頭過來。那個人去了許久不見回來。衆人的焦灼跟隨着時間增加。我不想說話，只是不住地淌汗，一件襯衫全濕了。車裏真熱得叫人難受。幸好沒有警報。火車頭意外地在前面叫了。那個燒火的北平人馬上報告開來的是第幾號車頭。他的報告是不會錯的。以前火車頭在後面推着車動。這次火車頭却走在前面拖着列車進行了。

這以後列車的前進再沒有受到一點阻礙，只是在每一個車站停靠的時間太久。在韶關站上我們還遇見從武昌開來的通車，說是開往連江口爲止。車上有不少的乘客。到了晚上九點鐘我們才看見受過多次空襲只剩下斷瓦頽垣的樂昌車站。乘客們忙着下車，在黑暗中摸索着搬運行李。廣東朋友主張我們留在車上看行李，讓他先下去打聽通車的消息。照他的意思要是今晚沒有車，我們不妨就在這車廂裏睡一夜，這是郵政車，不會開到別處去的。我和另一個朋友都沒有異議。廣東朋友

便跳下去了。

過了一刻，別的人都走了。廣東朋友還不來，郵袋開始被人搬下車去。我們的在這車上過夜的夢被打碎了。郵袋搬空以後，我不能夠再忍耐了。列車隨時會開走的，我們應該馬上把行李弄下車，否則我們會被車載到別的地方去。這樣一想我着急起來，連忙和另一個朋友合作在黑暗裏把行李一件一件地搬到車廂口，恰好廣東朋友打着電筒來了。行李下車以後，廣東朋友告訴我們「廣武通車」明天上午開到這裏，（從連江口開回來，）停二三十分鐘開車，我們今晚可以在樂昌城裏尋個旅館過一夜。我們商量了一會，仍由廣東朋友去找了一個挑夫來，將我們的行李捆好挑進城去。

我們走出車站。連石級也被炸成東一段西一塊的，絆住我們的腳。我們不認識路，而且看不清楚街道，但也只得移動着疲倦的身子糊裏糊塗的跟着挑夫走，有幾次我不大注意，幾乎把腳踩進水蕩裏面去。大約走了半點鐘光景，我們到了粵漢酒

店的門前。但是這旅館已經是客滿了。我們又去另一個較大的旅舍，也吃了閉門羹。我想今晚要是沒有一家旅館容納我們，我們就回到車站去，在月台上睡覺也是好的。不過廣東朋友還有勇氣到別處去問，勇氣終於不會使他失望。他在一家小旅館裏找到了房間，而且是這旅館中最好的一間，在二樓，有一排臨街的窗戶。房價只合大洋七角多一點。這城裏沒有電燈，我們房裏方桌上放着一盞破舊煤油燈，這應該是二十年前的「陳貨」了。

我們到了樂昌，旅程算是告了一個小小的段落。天明上了通車，我就可以安穩地睡在車上，讓「鐵馬」把我一直載到武昌去。離開廣州後走了四天，現在腳跡還是在廣東境內，這不能不說是「太慢」。但是這「太慢」並不能使我們灰心。我們一步一步地逼近目的地，這是鐵一般的事實。

明天，新的旅程要開始了。我知道，以後走的一定是坦途，這以前的可以說是崎嶇的山道。朋友，請你們爲我慶幸，我是一步一步逼近那個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的



廣武道上

聽見了好幾次鷄叫。我們纔動身，茶房提着水桶送洗臉水上樓來。這時天已經大亮了。旅館的人都說湖南話，我聽起來十分清楚。我們付了帳，便要茶房去給我們叫黃包車，因為我從臨街的窗戶望下面，街上還很清靜，店舖關着門，行人極少，只有幾輛空着的人力車慢慢地拖了過去。

過了片刻，茶房回來說是黃包車夫要價不對，還是僱挑夫好。我們覺得他的話不錯，便要他代僱了兩個挑夫。挑夫担着我們的行李在前面走，我們在後面跟隨，還是走昨天來的那條原路。漸漸地看見行人多起來了。在路上遇見幾個熟人，都是在

銀蓋均和清遠小市兩個車站上認識的。大家相對着笑了笑，又往前走了。挑夫走得很快，我們也只得加快脚步追上他。這條路白天走起來比較在夜間容易得多。並不要多久的工夫我們就看見轟炸後的車站的廢墟在稀疏的樹木中間露了出來。在那廢墟上新的葵葉和竹籬茅舍傲然聳立着，似乎在和飛機挑戰。月台上堆滿了箱籠，不少的人坐在行李上。火車還沒有開到。

我們知道來得並不算遲，便不着急了，安詳地向着車站走去。對面是炸後傾陷的石階，但從那石階上下的人還是很多。階下兩邊路上擺着不少的賣飲食的担子和攤子。生意都是非常好，每一處有幾個人圍在那里，一面吃喝，一面在談話，大半是外省的口音。我們先把行李擺到月台上來，自然也是經過那石級走上去的。一個朋友看守行李，我和廣東朋友去買車票。

售票處已經跟着全部車站建築化為灰燼了。現在的臨時售票處只是一個簡單的茅棚，但人們在那裏面仍舊照常盡職地辦事。工作是很忙碌的，兩個職員手不

揮揮地勞動者。我們應該等候我們的輪值。廣東朋友要我先去吃點東西，以便過一會和他替換地看守行李。我把票價交給他，就走出月台，下了石級到外面賣飲食的地方去了。

我在一個賣綠豆粥的担子上吃了兩碗粥，作為早飯，只化去銅板十六枚。那個看行李的朋友也來了，（看行李的職務現在交給了廣東朋友，他買好車票回來了）吃了一碗餛飩麵。我連忙跑進月台去和廣東朋友換班，使他也有吃飯的功夫。

我坐在鋪蓋捲上，看着前前後後那無數的客人和行李，很奇怪這許多人和這許多東西昨晚上會藏在什麼地方？樂昌城裏幾家小小的旅館容納不下這許多人和箱籠的。況且我們進城時好幾家旅館早已客滿了。旅館街一帶停着好些軍用車，這裏已經成了交通要道，公路的運輸一定是很繁忙的。那麼旅客的衆多也是很自然的了。但粵漢路的炸斷，樂昌站的換車却是近日發生意外的事，好些天來憑空添了這許多過路的客人，他們在什麼地方歇腳呢？我的這疑問不久便得到了回答，有

人告訴我他們昨天晚上就在車站上過夜。我相信這是真話。我想昨天晚上我們如果找不到旅館，恐怕也會回到車站來過夜罷。

那個吃餛飩的友人回來，我剛剛站起把鋪蓋捲讓給他去坐，這時火車意只地開到了。月台上立刻起了一個大的騷動。所有的人都站起來。列車喘着氣向我們逼近，牠還掙扎着不肯停下，但終於吐出最後一口氣站住不動了。人們爭先恐後地上車去。窄小的車門被人行李堵塞了，沒有一個人能夠爽快地走上車，大半是掙扎了多時纔被後面的人連推帶擠地送上車去了的。

我們買了二等車票，打算去坐臥車，但車廂離這裏還遠。廣東朋友也沒有回來。我恐怕遲了找不到臥鋪，不能夠再等他，便跑進裏面去叫他出來。他正坐在一個飯攤前面，手裏端了一碗白飯，桌上放着一碟油雞。他只吃了兩口飯，我來喚他，便連忙放下碗付了錢跟我走了。

我們把行李提到前面去。我先走。我第一個上了二等臥車，看見裏面有空房間

連忙佔住，又和茶房講好了。兩個朋友把別的行李也搬上來。我們三個人寬慰地坐在這個舒適的房間，想起昨天在郵政車中的生活，彷彿做了一場夢。

這列車是從連江口開來的，昨天傍晚我們的慢車到韶關時，我們在那車站上遇見了牠。牠只開到連江口，便掉頭往武昌開去，現在才到了樂昌車站。牠在這裡停不久，又得往前面走了。

樂昌前面的大站是碎石，過了碎石便是湖南省的土地。從樂昌到碎石這一段路軌的修築一定費了很大的工程。一條曲折的河流蜿蜒地在兩邊的高山中間爬行。鐵軌就沿着這河流彎彎曲曲地伸出去。羣山連接着，似乎就沒有盡頭。這裡有的是崇山峻嶺，上面全蓋着密層層的綠樹。從車窗望出去，可以說是一碧無際。修路時，劈了山，鑿了洞，（這一帶有不少的山洞）而且路軌跟着山與河不斷地轉彎，這工程確實是偉大的。我們坐在中部的車廂裏伸出頭去，可以看見車頭和車尾，還看見車子怎樣轉彎，車頭怎樣鑽進山洞，和車尾怎樣從山洞裏出來。我們又看見河水緩

緩地向前流着一些木船（在車上看來牠們真是小得和玩具一樣）順着水勢毫不費力地淌了過去，另一些船逆流而上，却被流水無情地攔阻，靠了那些拉縴的人（他們在沙灘上走，真像是格列佛遊記中的小人國裏的百姓）的力量牠們才勉強向前進了幾步。我們也看見兩隻沉沒的船覆在河邊水淺的地方。我們還看見對面山腳下的稀落的房屋和廟宇。

火車還沒有趕到碎石，出了某一個山洞不過十分點光景，忽然中途停了下來，但即刻又開動了，這次却是向後開走的。我們正在驚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想也許是有了警報，可是又不能斷定。過一會列車進了那個山洞，馬上又停住了。車廂裏燃起電燈。走廊上有人談話，那是茶房的聲音，好像在說停車的事情。我們便把茶房叫來詢問。這是一個很和氣的北方青年。他告訴我們火車停在山洞裏躲避警報，要等警報解除了才開車。

山洞裏很悶熱，空氣帶了煤臭，昏暗的電燈光使我看不清楚用五號字排印的

書。這好像是沒有終結的等待折磨着我們的心。我們都只得躺在鋪位上昏昏沉沉地睡去了。可怖的夢魘壓得我透不過氣來……我在夢中掙扎……掙扎着……

車開了，清涼新鮮的風從半開的窗戶送進來，解救了我。我醒來了。依舊是雄偉的山嶺與曲折的河流，孕育着無窮的生命的綠色覆蓋了我的夢景。風吹散了記憶。高爽的藍空裏沒有雲翳，我的心裏也沒有。我寬慰地微笑了……

列車到了碎石車站，盞開着紅花，帶有西洋風味的建築物是完好的。這裏沒有一點被蹂躪過的痕跡。車停下來。鐵路上的工人忙着上水。我下車在月台上走了幾步，又昂頭呼吸了幾口新鮮空氣，覺得十分暢快。把在銀蓋候車時那種焦急不安的心情以及在山洞裏悶熱空氣中渴望着解除警報時的心情來和這時的相比，真可以說是「苦盡甘來」了。

晚上到了衡陽，我想下車去看看這個抗戰的未來的重心，但是茶房害怕軍人上車佔據位置，只等着這裏的客人上下車後，便把車門上鎖。我聽見兵在外面動氣。

似地打過門，後來也就寂然無聲了。我終於沒有下車去。

第二天早上十一點半鐘的光景，火車在開往長沙的途中忽然停下來，接着往後退了。我就心這是爲了警報。這就心馬上就被證實。火車完全停住了。茶房來通知：現在有警報，要客人都下車躲避。行李不會遺失，他要把房門給我們鎖住。我們沒有別話可說，便穿好衣服出了房間，經過走廊，走到門口，然後跳下車。

我們沿着田畔一條小路走去，不少的人走在我們前面，後面也有人，接連着，成了一條線，但經過一個水塘，人便分散了，有的人一直往前走，有的人朝右手轉了彎，有的就在塘畔蹲下來。還有一部分乘客（應該說是大部分）則往與我們的相反對的方向走去。在二等臥車中服務的兩個茶房也都來了。他們每人拿了一張氈子，那顏色和泥土的完全一樣。他們就在塘畔斜坡上坐下，把氈子放在身邊。我隨口詢問他們把氈子帶來做什麼用。他們說等着飛機來時他們把氈子蓋在身上，飛行員就不會看出他們來。這裏坡上有一條小徑，道旁有一排樹木。的確是個躲避飛機的

好地方。然而據我的一個有經驗的朋友說，×機每次襲擊我們的火車，總不忘在塘樹林附近投彈和用機關槍掃射。我的一個弟弟今年六月裏在廣州西村車站附近遇到一次這樣的事情。他看見水塘裏落了彈，炸傷五個在旁邊避難的客人，他們剛從漢口來，因警報被逼迫着下車躲避，却遇到了這樣的災禍。從這事實看來，水塘和樹林都是不大可靠的。但我也也不想再往前面走了。反正我們沒有聽見飛機的聲音。牠們會不會到這裏來，還不知道。

我們三人又走了幾步，揀了一個乾燥的地方坐下，一方看山，一面看水，心裏沒有激動，不像在避難的樣子。但廣東朋友坐不慣，忽然站起來，獨自往樹林（其實只有稀落的一些樹木）中去了。過了一會他回來叫我們也到裏面去，說那裏有人家可以讓我們歇腳，又有茶給我們喝。他還說那家的主人對他非常客氣，還和他談過一些話。我們聽見他講得很起勁，也感到一點興味，同時我又覺得口渴，想去那裏喝口茶也是好的，便站起來，跟着廣東朋友走上坡去。我們走了兩三步，便看見那主人

來迎接我們。他對我們點頭微笑，請我們到他家裏去坐。我們說了兩三句謙虛話，也就跟着他向房屋走去。一條黃狗走過來驚奇地看了我們兩眼，但又和平地搖着尾巴走了。

這是一所舊式的瓦房。我們上了石階跟着主人跨過門檻進去，進的是「堂屋」，還算高大。看得見那畫着太極圖的橫樑。靠壁還豎立着神龕。牆壁上貼了四張辛亥革命時的宣傳品，是用木板刷出來的。一張方桌，幾根板凳，兩把竹椅。一個肥胖的老太婆坐在竹椅上搖着葵扇。主人指着方桌上放的幾個盛了茶的杯子，要我們自己隨意喫茶。我們喝了茶，他又讓我們在板凳上坐下。過後還有一個小姑娘來依次地給我們三個人打了洗臉水。那主人說這裏離長沙還有三十多里路。他在商務印書館工場裏做一個印刷工人，最近請了兩個月假回來在家裏做點事情。他又說這裏不大要緊，飛機常常經過，還不曾投過彈。長沙倒被炸得厲害。他姓羅，但我們從橫樑和神龕上知道這家主人姓陳。廣東朋友也是姓這個姓，所以他熱心地追問陳姓的

去處。後來我們知道這裏原是陳姓的祠堂，租給羅家居住的。

這時一個年老而精神健旺的農夫從外面進來，藍布衫的兩袖挽到肘邊，手裏捏着一支旱烟袋，赤露的腳上穿了草鞋。主人給我們介紹了，我們纔知道他有幾個兒子，一個已經從法國畢業回來做事了，還有兩個在清華大學讀書，而他自己却始終過着農人的生活。我們正在談話間，飛機來了，那發動機的聲音非常響亮。在外面叫嚷着的三個小孩，立刻靜下來。一個穿白衣的剪髮少婦跑到階上，剛站住喘一口氣，却被主人喊進屋裏來了。「穿白衣的出去不得！」主人嚴肅地說。我是穿着白色西裝的。

大家靜靜地傾聽機聲，機聲愈過愈近了，就像在我們的頭頂上盤旋。站在外面的人都走進來，沒有人說話。只有那主人揮着手低聲重複地說：「不要害怕，不要害怕。牠看不見什麼，不會丟炸彈的。」其實沒有人會注意他的話。

飛機的聲音漸漸地小了。有幾個穿深色衣服的人便跑出去看飛機。那主人說：

「一定是去炸長沙。」他的經驗果然不錯。不久高射砲的聲音響了起來。我們聽得見兩顆炸彈的爆炸聲。「又在投彈了！」廣東朋友憤怒地說，他就跳出門檻去。這時意外地在我們的頭上又響起了馬達聲。「又來了，」主人用低沉的聲音自語道。沒有人答話。外面的人似乎也沒有懼怕。等到機聲完全消滅，只有林中的鳥語經過寂靜的空氣送到我們的耳裏時，廣東朋友才高興地跑進來報告：一架中國飛機飛過去追趕了。

以後也沒有再聽見飛機的聲音。我們又坐了一會，不等警報解除，便告辭走了。臨走時廣東朋友拿出兩角錢遞在小孩們的手裏，那主人起初還不肯讓小孩接受，後來也就不推辭了。

我們走下斜坡，經過水塘，看見前面不少的客人從各方面回到火車那裏去。我們還以為警報解除了。但走到車窗下，看見茶房從走廊上伸出頭來，我便問他：警報解除沒有？又什麼時候開車？他回答說：警報沒有解除；至於什麼時候開車，連他也不

知道這時已經有一部分乘客上了車。廣東朋友也跳上車去。我和另一個朋友嫌車裏悶熱，就站在下面；但下面陽光過於強烈，曬得人頭腦發昏。要散步，又沒有地方可走；近處沒有遮蔭地；走遠了又怕火車開時趕不上。後來我們也只得回到車上房間裏去。

日機終於沒有再來，先前的那一批往另一條路走了。牠們不會走原路，爲的是害怕在中途被中國飛機襲擊。

我們在車上吃完了飯，火車纔開動。下午三點多鐘列車到了長沙車站。從車窗我們看見六國飯店的只剩下一個空架子的建築。聽說這是最近炸毀的。從前這裏的交通旅館被炸的時候有兩對夫婦在那裏舉行結婚典禮。但炸藥燒燬了青春的美夢：一對中的新郎死了，另一對則失去了新娘。此外還死去不少的賀客。現在長沙的車站還是很擁擠的。搭車的客人似乎比其他地方多得多。他們被三道柵門攔阻着，等到柵門打開，衆人便奔命似地向列車撲來。在一陣騷動之後他們全被塞進車

廂裏了。但月台上還是很擁擠的。工人們忙着做「上水」的工作。「交通服務隊」認真地維持秩序……停了半個鐘頭以後列車又往前面開走了。

此外我們就再沒有遇着一點困難，更不會碰到什麼意外事情。晚上我寬慰地好好睡了一覺。第二天上午九點鐘光景，我們便到了武昌。

第一個車站是武昌總站，這裏被炸得很厲害。以後就是徐家棚車站（東站）沒有警報。月台上戰時空氣很稀薄。我們從容地押着行李走出車站，跟着大羣的客人去搭往漢口的輪渡。在碼頭上我看見了紅綠顏色紙的標語，裏面有一個是動員民衆保衛大武漢。

漢口短簡

我在漢口已經住上半個月了，還沒有向你們報告武漢的情形。我覺得那至少需要着一篇一萬多字的長信。可是我目前沒有這樣的餘裕，同時也不能使我的激動的心寧靜下來。在這裡談話容易，做事容易。然而要我拿起筆端端正地坐着寫字，那就太難了。你們要知道敵人的軍隊已經向武漢三鎮逼近了，他們只坐四個鐘點的汽車就可以趕到我們這裡來的。

在這裡法租界四周已經豎立了鐵絲網，特三區也裝上了鐵門，江邊依着堤築好了工事。在武昌蛇山上我還看見了戰壕。馬路上常常走過唱着保衛大武漢歌曲

的青年男女的小隊伍。武漢似乎是很危急了。但是武漢還是很安全的。我住在這裏就彷彿住在一個最安全的地方。

晚上總有十多個朋友到我住的旅館裏來，談論着保衛大武漢的事情，和他們的種種計劃。我這房間彷彿成了他們聚會的地方。好些多年不見的朋友都在這裏出現了。在這城市裏我是不會感到寂寞的。我沒有一刻不是和三個以上的朋友在一起。甚至在睡眠時候這房間裏也有五六個人。一張不夠長的長沙發使我的頭頸睡得麻木了。但是五六小時的睡眠並不會使我們中任何人感到疲乏。在這里我們過的是興奮的日子。

在這里我參加過宴會，我遊過東湖，我看過電影，我坐過咖啡店。這裏也有熱鬧的市面，也有歌舞昇平的景象。我住的旅館並不在租界裏，但是附近的店舖到晚上還是燈燭輝煌。人走在這些街上，不能相信四小時汽車路程以外的激烈戰爭。在法比瑞同學會的餐室裏我們喝着咖啡，看見側面窗外巷子裏躺着兩個新運到的受

傷的俘虜。我走到窗前伸着頭頸去望，一個俘虜坐起來做手勢，但沒有人可以懂他的話。

這裏也有空襲，時間在早晨或下午。警報發出以後街上軍警立即出動，禁止行人。祇在江邊或特三區跑，躲在大建築的門前。等到機聲聽得見時，街中已經闕無一人了。的確，連一點聲息也沒有。

我下一次再詳細地告訴你們關於武漢空襲的事，和在這裡的其他許多事情。現在我很忙，因為我準備回廣州了。

廣州在包圍中

諸友：本想給刊物寫點關於武漢的空襲的事，因為在上一封信裏我告訴讀者我平安地到了武昌，我應該讓他們知道一點武漢的情形。但是目前的環境不容許我寫。我沒有這餘裕，我應該先寫別的事。

廣州是在敵人的包圍中了。

昨天我和幾個朋友在哥倫布咖啡店二樓看了全市壯丁的火炬遊行（這城市是指廣州市，因為我已經回到廣州來了。）這晚上八萬個壯丁在河南宣誓以後，便列隊向漢民路進行，他們經過海珠橋的時候，火炬帶着熊熊的烈火在黑暗中巍

動，有人對我說，這裏像一條火龍。廣州在怒吼了。到處都在唱着保衛大廣東的歌曲。夜晚在九點鐘以前（有時連要遲）市內是沒有電燈的，這只是爲了省煤。我一個從惠福東路步行到惠福西路，沒有一點光亮。連天空的星子也被交柯的樹木遮蓋了。車輪的聲響在我旁邊響時，我才知道這側身讓路。手電筒的白光迎面射過來，連模糊的陌生的面孔也變爲親切的了。「莫怪，」人們彼此抱歉着。

還不到四牌樓我又看見經過另一個街口的遊行隊了。火炬在燃燒，好像心也在燃燒。在黑暗中感到的恐嚇都給這火驅盡了。

我摸索地走過了四牌樓，慢慢地進了那個不熟習的巷子。不平坦的石板差一點把我摔下地去。我終於走到那個類似上海弄堂的寶園。鐵門已經上了鎖。一個縫隙勉強可以給我退身子側着擠進去。我摸索着一直走向裏去。我儘量時連什麼也看不見了。恰巧這時放屁似地閃過來一道白光。一個穿白色學生服的人客氣地問我是不是到九號去，那正是我要去的地方。我答應了他。他又關鎖了門。

還在不在。我不知道。他失望地去了。我却借着他的手電筒的光亮走到了九號門口。我站在下面喚朋友的名字。朋友慢慢地拿了洋燭走下樓來。剛才穿學生服的人看洋燭光，便走回來，把問過我的話向朋友問一次。朋友說姓盧的已經搬走了。他又問我住在四樓的人。朋友告訴他四樓的人也搬到別處去了。他才失望地說句「莫怪」，然後沒精打彩地走了。這幾天走的人真不少。有許多走得很狼狽，但也有許多走得很從容的。譬如我們書店對面樓上那位軍官太太，在十三日早晨，忽然打扮得很漂亮站在洋台上不住地往街上看，好像等着什麼人似的。後來她的丈夫駕着一部機器腳踏車來了。他下車走上樓去。兩個人在房裏留了片刻，於是鎖上門一同坐上車子揚長地去了。

還有一些人卻毫不驚恐地照常工作。他們好像不知道前線軍事吃緊似的。他們相信着敵人打不到廣州來。他們不搬家，或者不作任何準備。昨晚聽見一個朋友說，許多人走都不帶什麼東西，有的只打算把家眷送走就回來。有的還打算等敵人

我後來又去哥倫布和另外兩個朋友會面。哥倫布的客人和平時的全不同了。再沒有看見豔裝的女客。客人中大半都穿着軍服。穿便衣的人屁股後面也插了一支手槍。那位中山大學的有名的音樂教授也是全副武裝的。坐在那裏，我們不認識，（我聽他唱過黃花崗紀念歌）但他和我談起話來，他說他不是軍人，然而現在不與教書了，願意來做保衛廣東的工作。

十點鐘我回到家裏，街上比平日靜得多了。廣州市彷彿靜入了睡鄉。電燈已經燃了半個鐘點，但許多街道仍還是很黑暗的。十二點鐘我校完稿子走到晒台上去。上面是滿天的星子，但周圍卻是一片黑暗。只有大新公司裏面還有電燈光。這公司的貨物差不多全搬走了。夜真是靜得很。誰也想不到在這附近就有戰爭。誰也想不到在這時候全中國的人都耽心着廣州的命運。我心裏真不好過。我的出版計劃在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七、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一、四十二、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四十九、五十、五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十四、五十五、五十六、五十七、五十八、五十九、六十、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六十四、六十五、六十六、六十七、六十八、六十九、七十、七十一、七十二、七十三、七十四、七十五、七十六、七十七、七十八、七十九、八十、八十一、八十二、八十三、八十四、八十五、八十六、八十七、八十八、八十九、九十、九十一、九十二、九十三、九十四、九十五、九十六、九十七、九十八、九十九、一百

工人走掉而各書店也都陸續在撤退了。但這是很小很小的事。值得繫念的倒是留
在這城市裏的幾十萬人的命運。我希望他們能夠好好地保衛自己。

今天替一個朋友去銀行兌錢。上海銀行門口懸出告白說是已遷往香港了。去
交通銀行，門開着，兩個警察在那裏守衛，門前也有告白：「警報期間，停止營業。」但
近一星期來廣州市整天都是在警報中——從上午五點一直繼續到下午五點。我
再一追問，又說是暫停匯兌了。

現在我在家裏，飛機還在我們頭上飛。大新公司樓上的高射炮響了，聲音真大。
有了這高射炮，炸彈便不會在這裏落下來的，我也用不着去管牠。

因為怕你們耽心着我的安全，所以寫這信給你們。你們應該記着這裏還有幾
十萬人，他們準備着勇敢地保衛他們的家鄉。他們的命運倒是值得關心的。至於我，
我這一個陌生的外省人，我在這裏不過做一點搖旗吶喊的工作，而且在必要時候
我也會撤退的。目前不會有什麼危險臨到我頭上。

廣州的最後一晚

——十月十九夜

眼前是一片黑，遠近都沒有聲音。我站在四層樓的露台上，一股風吹來，我感到寒意了。我不相信這城市裏就沒有了一線光亮，我掉眼往四處找尋，在對面大新公司九樓的兩扇窗戶內我見到燈光了。我彷彿得到一點溫暖。我走到欄杆前，埋頭去看下面，石板道像一根白帶橫在那裏，沒有腳步踏破靜寂。一切和往常一樣。我又舉頭看天空，看對面的景物。陰暗中聳立着濃黑的東西，我認得那些高大的建築物，那是新亞酒店，在牠的旁邊是新華酒店的禮堂，再過去在新華的後面是愛華酒店的十。

三層大廈在白天我還可以看見那兩個大的金字「愛羣」現在連牠們也都靜靜地睡了。我癡癡地望着牠們，好像要找尋什麼遺失的物品，但是映入我的眼睛裏的只是模糊的輪廓。我忽然記起了大新，我再轉頭往右邊看，那兩扇窗戶裏的燈光也不知在什麼時候消滅了。這應該是平日的大新罷，今早晨我還站在這裏，看見牠的屋頂上的高射炮對着敵機射擊，那怒吼聲把附近地面都震動了。不久以前每天每晚從「遊樂場」送來鑼鼓聲，我在露台上可以望見遊客接連不斷地經過八九樓的樓梯上下。但是如今也只剩了靜寂。聽不見鑼鼓聲也已經有四五天了。昨夜我在樓下舊貨部裏看見職員們忙綠着把貨物裝箱。二樓上全是大的木箱，沒有一件精緻的物品陳列了。

廣州市靜靜地睡了。但這不會是安適的睡眠罷。可怖的夢魘壓迫着牠，牠一定在沈睡中痛苦地掙扎。這時大概是兩點多鐘。五點鐘以前敵機便會飛來的。這幾天來淒厲的警報聲把我從睡夢中驚醒時，我用手擦一下朦朧的睡眼去看窗戶，總看

不見白日的光亮。接着是緊急警報。我不會去理牠。這聲音我已經習慣了。然而牠會把別的許多人喚起來的。並且明天還是個特別的日子。今天傍晚警察挨門挨戶來通知說，敵機明天要來大轟炸，勸人民離開市區。那麼在兩個多鐘頭以後廣州市又會被騷動了。我可以想到那一切恐慌和騷亂的景象。

是的，明天一定是一個混亂的日子。今天下午警察到處敲門，高叫着「疏散人口」，連街旁擺攤的小販也全被他們驅走了，並不說明理由，好像敵人即刻要進城一般。這不是一個好的朕兆。雖然本地報紙每天照例刊載着戰事順利的消息，可是我們知道敵人早已越過博羅進犯增城，連增城今天是否還在我們手裏也成了疑問。倘使當局準備放棄廣州，敵人的確在很短的時間內便可以進城。這個城市的命運如何，我們固然不能料到，但已經引起不少友人的焦慮了。我也爲牠耽心起來，雖然我看見在這城市裏還有少數安居樂業若無其事的人，其實這些人的命運倒是更值得關心。

明天在這城市裏會有一個可怖的大變遷罷。我不知道在這裏還有多少居民，離開的人自然不在少數，像漢民路那樣的繁盛街道上，店舖差不多全關了門，然而走不了的人還是很多的，西濠口一帶到今天仍舊十分擁擠，到處都可以看見衣服齊整的婦孺。這一晚不會有夠多的交通工具運走他們。我關心他們怎樣可以安全地度過明天……以及明天的明天。

明天，聽說過了明天全城的日報都要停版了。以後連含糊陳舊的消息也見不到了罷……只有一個星期的功夫，這麼短的時間，事情變化得多麼快。我有點像在做夢。但這不是夢。而且明天我也應該設法走了。我準備離開這個可愛的城市，倘使我能夠找到交通工具的話。

夜還是很靜。全個城市似乎沒有一點聲音，和平時一樣地靜，不比任何時候都更靜。誰立在這裏絕對想不到在若干里以外會有激烈的戰爭和即來的可怖的騷亂。一切都是夢覺罷，明天醒起來的還是那繁榮的，生氣蓬勃的大都市罷。我這樣想

着，這樣祈求着。我愛這城市的確這城市是可愛的，甚至在這時候牠還是十分可愛。在我的腦裏浮現了炸不斷的海珠橋和血染不紅的珠江。我知道在這附近就橫着那座橋，流着那江水。但是明天那橋還能連接兩岸，那江水還能不染一點血跡麼？

三點，四點，五點，無音的鐘在我的心上敲着。我凝視東方，東方沒有光亮。但是明天，黎明會跟着明天的太陽升起來的。明天會有一個什麼樣的命運等着我們呢？

我問我自己：懼怕嗎？不，我沒有一點懼怕。我的心裏充滿着留戀和憤慨。我在這裏看不見別人向我預許過的（我自己也期待了許久的）壯劇，我的憤慨是很大的，敵人的鐵騎果然會踏進我們這個可愛的城市麼？我斂心這會成爲事實。那麼就讓我們和敵人一齊永遠埋葬在黑夜裏罷，把明天留給我們的後一代人。

旅
途
通
訊
下

從廣州出來

我們正耽心着今天又沒有離開這裡的希望了，忽然聽見急促的敲門聲，原來是那朋友來通知我們上船的時候。

匆忙地整理好自己的行李，和搬來的友人的行李放在一起。等到挑夫來把牠們挑出門時，我又留戀地跑上樓去，沒有目標地看看空的屋子和空的床和櫥。在這地方我還只住了三個星期呢！我不想離開這裡，可是有一隻無形的手把我推走了。

我們的行李搬到了郵政局門口，我們的住所離郵局很近。這是那朋友和我們約定見面的地方。時候不過四點多鐘，郵局的大門就已經關閉了。七八個人拿着信件到這裏來，看見緊閉的門，臉上即刻露出失望的顏色，驚訝地抱怨一兩句，終於悄然走了。我們的朋友許久還不來。

廣州市從這早晨五點鐘起便在警報中，這和前幾天的情形一樣，不過今天高射炮在我們附近高聲吼起來。敵機已經到了我們頭上，那時我才聽見發第一次警報。像這樣的事，我在這裏還只見過一次。這大概不是一個好的朕兆。暴風雨不久便要來了罷，我焦慮地想着。然而我不願意把這憂慮傳染給別人，我還安慰同行的幾個朋友說：「用不着驚慌，我們不久便會回來的。」其實，今天的情形比昨天的更壞了許多，連賣菜的人也逃了。這時在我們前面經過的都是些面色倉皇的步行者，要找到一輛黃包車也是很難的事。

警報沒有解除，空氣還有點炎熱，街上積着塵土，我覺得彷彿有一隻手扼住我

的喉管。我站了許久，手裏抱的那個大皮包總是往下面墜。我站得有點吃力了。朋友中有三個人坐在郵局門前石階上。我後來也坐下去。碼頭就在我們的眼前。岸邊有好些人忽忽忙忙地走來走去，或者吵吵鬧鬧地搬運行李。水上有幾隻船離了岸，衆人都用羨慕的眼光望着牠們，好像牠們是開往幸福的國土去的。

我們等待的友人來了，四輛黃包車把他們送到我們面前，却不曾帶來一件行李。他們的行李是用小車運來的，由另一個朋友押着，二十分鐘以後，那個人堂堂皇皇地坐在許多箱籠上面被車夫推到碼頭上來了。

他們的行李都堆在碼頭上，等着小艇來搬運。那個替我們僱船的廣東朋友還沒有來。警報也沒有解除。敵機今天逗留的時間更長！現在應該是五點半鐘了。替我們僱船的青年朋友，忽然從後面伸手來拍我的左肩。我掉過頭去，他的清癯的臉龐上露出苦笑。「今天走了，」他苦澀地說。我問他：「你呢？」

「還沒有這麼快罷，」他搖搖頭答道，「我要等到城裏面築起工事的時候才

走。」他的家在石龍，我知道他已經和他的哥哥約好將來去參加那地方的遊擊隊。他是準備徒步走到那里去的。

「我看是不會久的了。」另一個年紀較大的朋友插進來說。「你還是早點走好。」可是連這個朋友也決不會想到敵兵明天就會踏進這個南中國的大都市的。那個年青朋友也不再談下去，他還帶了一個夥計來，這時到碼頭僱小船去了。他和另一個廣東朋友也到岸邊去。我們要搭的貨船泊在太古倉河面上，從這里應該僱一隻小艇把我們載到那裏去。

他們去了許久，還不會給我們帶來一點消息。我有點不耐煩，便跑過去看，他們正在和一個船夫論價，雙方的意見差得很遠。我看這次交涉很難有成功的希望，那船夫討價太高了。僱一隻小艇過江要化二十塊毫洋，這是誰也不肯答應的。可是沒有小艇我們卻不能夠轉到貨船上，而且我們也不能夠就在郵局門前過一個夜晚，白白地讓那貨船沿着西江開走了。我只知道一件事：在夜色完全掩蓋這個城市

之前，我們必須找到小艇。

幾個朋友都爲小艇的事情不安起來，但也沒有別的辦法，只有催促兩個廣東朋友多方設法，並且勸他們把對船夫提出的條件略爲讓步。後來經過幾次交涉，將二十元毫洋的船價改爲十二元，他們居然得到了一個舟子的承諾。

然而我們仍還不能夠即刻上船，因爲我們僱的小艇並不靠在這附近。等船夫把小艇划到這里來，又得化費不少的時間。這其間解除警報的汽笛響了，但沒有人注意到這事情。經過了這幾日的緊張的生活以後，人已經沒有心思去管敵機轟炸的事了。我有一種感覺，許多人也都有這同樣的感覺：廣州市是一天一天地逼近那陷坑，牠的陷落只是時間的問題，至於完整或破碎，那早不是我們所關心的了。這種感覺是奇怪的，但牠却是十分真實的。我們愛這個地方，但離開牠時就似乎永遠不能夠和牠再見。我故意留下一些破舊的書，讓我自己臨別時想到我不久便可以回來，而且準備着隨時回來，這種帶着深的懷念的心情也許是別人不易了解的罷。

我們先將行李搬上小船，然後自己跳下去。石龍的朋友要送我們上貨船，另

一個廣東朋友却應該回去照料書店。他的家鄉是新會的一個小鄉村，在必要時候他會回到那邊去做一點更重要的工作。我們這次分別以後也許要經過長久的時間才能夠重見。所以他在岸上對我們揮手時，我和他的心都因離愁變得沉重了。我點頭伸到窗外，不住地向岸上招手，我用力大聲說：「你要小心一點，到該走的時候就走。」船漸漸地和碼頭離遠了，我不知道他這時是否還聽得見我的話語。

船沿着沙面緩緩地流下去，牠走得慢，好像不忍和岸邊一帶高大的建築馬上分離。景物開始變為模糊了。我把留戀的眼光最後一次看那熟習的街道和熟習的建築。我覺得我是在夢中。此時眼前的一切皆是假象。明天早晨我睜開眼睛時，緊急警報的汽笛聲仍會送到我的耳邊，我仍還能夠在這可愛的城市裏繼續做我的工作。

但是廣州市終於在我的眼前退去了。連沙面的茂盛的樹木，樹旁堆的沙袋，沙袋旁站崗的西洋兵士也都跟着消失了。夜已經降臨。暮色覆蓋了一切。水面上亮起燈火。水聲，槳聲寂寞地起落，起落。遠遠地響起喚人的聲音，有女人在高聲講話。在一個地方許多小艇一排幾十艘的泊在那裏，沒有燈光，沒有人聲。河面更寬，水上微微發光。一切於我都是陌生。我更疑心真是踏入了夢境。

貨船泊在河面哪一段，那個石龍朋友也不大清楚。小艇的人把一隻電船誤認作我們要搭的貨船，多划了一段水程，到了那邊仔細一問，纔知道貨船還在後面，便回轉來划到一個黑影前面，和那邊的人問答了幾句，把小艇往黑影那邊靠去。

小艇停了，我走出艙外，看見一隻大木船橫臥在面前。石龍的朋友和他帶來的夥計，最先跳上木船，一面指揮船上人，和小艇上的人合作來搬運行李，別的朋友都到木船上去了。我一人留在小艇上，等着行李搬完才到木船去。

木船上燈光很昏暗，我看不清楚那陌生的景物。每個人在我眼前都只剩一個黑影，我突然覺得冷，覺得疲乏。石龍的朋友爲我們忙了一天，現在把我們送上開梧州的小艇，他已經盡了最大的責任，這時應該回去了。小艇在旁邊等候他。另外還有一個朋友，他來送別他的胞妹和她的男友。他家裏有一位患着難治的疾病的母親，他無法將她遷移他處，也不能拋撇她獨自去尋生路。他好像落在一個深淵，無力掙扎，等着命運來將他推到淵底。他送走他的妹妹，彷彿送一個希望到活的世界去。我在旁邊聽見他對他們說：「你們好好地生活罷。你們這樣出去，我也就放心了。」我剛剛和石龍的朋友握手告了別，極力鎮壓住感激的眼淚。我看見石龍的朋友已經上了小艇，怕小艇立即開走，便催促那做哥哥的回去。我們搭的艙在上層，由一個短梯上去。我站在下面艙板上說話。接着那做哥哥的便躬着身子爬下來了。我的另一個朋友，即是他妹妹的男友，也跟着下來，他一邊走，一邊叮囑做哥哥的道：「你回去對她母親說得好一點，不要說是這樣的船。」做哥哥的點頭說：「我曉得，你只管

放心。」又轉頭對妹妹叮囑了兩句，聲音似乎有點嗚咽了。我也和這個善良的人告別，他還對我說：「以後我會隨時寫信報告你們廣州的情形。」

小艇在陰暗中開走了，我們被留在另一個小小世界裏面。我也由那小梯到上面去。上面地方還算寬敞。篷柱上掛着一盞小的風雨燈，這燈光微弱地照亮了我們。這一段艙面。我們先在箱子和鋪蓋捲上坐下來。船上的人聽說我們不會吃飯，便自告奮勇地趕忙爲我們做飯燒菜。不一會功夫飯做好端了過來，兩個小孩爲我們安放好桌面和碗筷。我們十個人便圍着這桌面吃起來。在吃飯時候我聽見叫喚聲，水聲，小火輪駛近聲。我們的船開始搖動。等我們吃完飯洗好臉，木船已經被小火輪拉着走了不少的路了。

我們忙了一天，大家都感到疲倦，對着一盞陰暗的小風雨燈，實在打不起精神。譔笑我們便打開鋪蓋捲，認定了各人的鋪位，把被褥鋪好，倒了下去。我們就這樣平安地，不受一點驚駭地離開了廣州。

船走了一晚，天還未大亮，警報來了，船即刻停下來，小火輪一共拖了四隻木船，這時便和牠們分開，獨自開到他處去了。船上的人忙亂了片刻，敲着鐘，又將燈吹滅。我被這忙亂驚醒了，朦朧的睡眼看不見什麼，彷彿聽見飛機聲，我也不去管牠，便又沉沉地睡去。

早晨到容奇，船又停了，小火輪仍舊開往他處躲避飛機，直到傍晚才開船。這天飛機果然又來了。我聽見機聲，知道飛機從我們頭上飛過並未盤旋，便沿着西江往前飛走了，或者去炸梧州也未可知。我等到飛機走後才上岸去，在蕉林裏散步一會。有兩個朋友跟着船上的人到鎮上去買東西。後來他們買了點心回來，還有一份二十日的星島日報，但上面並沒有什麼確實消息。

我們在船上過着清閒的日子。每天除了吃飯，睡覺，看書，談話外不能做別的事。

情伙食是船上供給的。菜蔬還不錯，不過總是那幾樣菜。但大家的飯量都增加了，每天吃兩頓還嫌不夠。第三天到了馬口，我們想上岸去「飲茶」。船泊在一帶蔗林下面，我們上了岸沿着蔗林走到土坡的盡頭，便看見馬口的街道。這里很小，店舖大半關了門，我們找不到「飲茶」的地方，只得買了幾個沙田柚回船上去。上了船聽見機聲，我和三個朋友又上岸去看，我們站在蔗林旁邊，機聲自遠而近，是三架轟炸機從西方飛來，到了蔗林上面撒下一些傳單。牠們飛得很低，翼上紅點映着日光，十分眩目。傳單飛到遠處去了，在這附近找不到一張，我們也不想讀牠。

這天聽見船上人說，敵人已經到了廣州郊外的石牌，據說昨晚路上遇見軍人來封船，這消息是他傳出來的。但我們都不相信這句話，以為敵人不會跑得這麼快。船上的人也不大注意這個消息，他們更怕的是敵機。白天不開船便是爲了害怕遇見×機轟炸。第四天早晨到祿步，我們又遇着敵人的飛機。祿步比馬口大得多。

我們上岸三次看見店舖全關着門，飲食店不少，大都在門前懸一紅紙牌，上書「

上新到上等女職工。」生意似乎不錯。賣狗肉的小攤也有幾處，血淋淋的狗頭對着行人。我們一直走到小學前面，才轉回來，又在各處看看，打算在一個飲食攤前面吃碗粥。但是警報來了，我們看見街上人跑才知道。一個人手執紅旗吹着哨子走遍各街，這是發警報。我們走回江邊，不下船，就在樹下站立一會。下面是一片大江，對面是山，山是碧綠的，蓋滿了繁茂的樹叢。水邊泊了不少的船隻，稀落地臥在山脚，似斷似續。直到我眼望不到的地方。聽見機聲去遠了，我們纔回船上休息。不久又看見先前執紅旗的人改拿綠旗，另一隻手搖着鈴，這算是解除警報。

這天又聽見船上人說有人二十一日從廣州來，臨行時看見愛羣酒店一帶冒煙，飛機也被炸斷了。我們仍還不相信，不過因此更想知道廣州這幾日的情形。

四

第五天到了都城，我們搭的木船不能更往前進了。牠是走東江的船，這次因東

江戰事失利才改走西江，但沒有領到去廣西的執照，他們也不預備去梧州。這事情是我們上了船後纔知道的。石龍的朋友事前不會弄清楚，他對我們說船是開梧州的。這時我們也無法和船上的人爭論了。我們先上岸去各處看了一下，打聽了開梧州的船期，回來仍在船上吃飯。船上的人還是客氣地招待，並且答應我們可以住在船上，等着開梧州的拖渡到來，他們會幫我僱兩隻小艇把人和行李送到拖渡上面去。我們在這船上多住了一天。傍晚小艇來了，划船的人說，今晚十一點鐘左右有「拖渡」來，要我們早點準備，但到了十點光景他們又來通知今晚不會有「拖渡」來，我們可以攤開被褥睡覺。我們睡到深夜十二點半鐘忽然被人叫醒，說是拖渡到了。我們不顧疲乏和瞌睡，連忙起來打鋪蓋捲。但鋪蓋捲纔打好兩個，小艇的人又嚷着說拖渡已經開走了。我還很瞌睡，不管其他的事，馬上攤開又睡。睡到四點多鐘我們又被人喚醒，說這時又有「拖渡」，我們只得再把鋪蓋捲網好，和行李一起由木船上的人搬下艙板，逐一交給小艇上的人。

天未亮江面還被黑暗與寒冷蓋着兩隻小艇只顧往燈光最多的地方走逼近了一隻電船時我們纔知道小艇走錯了路，這不是開往梧州去的船。於是船夫又把小艇划往另一個方向去，那邊有燈光，卻不大明亮，我們挨近那里才知是一艘大木船，我們小艇先到，問明了這是開梧州的「拖渡」，我便第一個跳上去。後來另一隻小艇也到了，又上來一個朋友。我們看大艙，已經沒有地方了。再去餐樓那里也是人擠得滿滿的，行李凌亂地到處放着，連過道也被堵塞了。兩個茶房正在整理客人的行李，把牠們搬到外面一個地方去。

我們找不到鋪位，却又不能不搭這隻船，只得出去通知留在小艇上的友人，要舟子先把行李搬上船再說。行李到了船上一部分被我們放在餐樓裏面，一部分堆在上層甲板上。我們把行李安排好，這時天色開始發白了。有人向我們「兜生意」，願意出賣鋪位。他們共有鋪三個，討價法幣兩圓，我們交涉一會以一元半的代價成交了。那個人拿了錢帶喜色地穿好衣服，準備上岸去。我們買了鋪位，以為至少可以

讓大家輪流地睡一忽了，誰知道這日上半年不開船，客人都得上岸去躲警報。連茶房也早早地帶了一點緊要東西往岸上去了。但也有少數客人留在船上，我們也不走，大家又坐了一會才上岸去吃早點。

我們到了熱鬧市區，在市場上一家粥店裏喝了很好的牛肉粥，這是用小鍋子臨時燒起來的，時間相當長久。我們剛剛付了錢，警報來了，外面許多人在跑，我們想×機現在還不至於來這小城轟炸，便從容地回到江邊去，不過不到船上，卻到江邊山坡上一座廟門前，那裏有樹木可以掩蔽我們，我們立在樹下，或者坐在廟前石階上還可以望見江中景物和我們的「拖渡」。

後來警報解除，我一個人先去「拖渡」上睡覺，也不管飛機會不會再來。船上也有一些人，但只佔全數四五分之一。有許多人要在岸上吃了晚飯才回來。我們後來也在一家大的茶樓裏吃了東西，都城又比祿步大得多，是一個好地方，有新修的公路，西江中來往的船隻又多，這也是一個交通要道，房屋整齊，馬路清潔，高大的新

建築也不少，店舖門口進出的大半是外省人。這里顯然是最近繁榮起來的。幸好飛機還沒有來這裏轟炸過。

下午五點半鐘開船。不久賣票。票價每人法幣六角。在船上我們遇到一個滬北商人，他是二十一日上午逃出廣州的。他聽見鎗炮聲，又聽見爆炸聲，也看見濃煙，大部分的行李都不能夠帶出來，而且和家眷分散了。他步行了一天，又坐了船，後來在肇慶才搭上這隻「拖渡」。但另一個軍官模樣的人卻給我們看一張二十三日的星島日報（星島號外）。那上面有二十二日的廣州電話，報告李漢魂、葉肇兩將領在前線督師，還有其他的戰事順利的消息。讀了這號外我們都很寬心，以為廣州市暫時不會有問題。後來又遇見一位中山日報的職員，那人也是二十一日從廣州步行出來的。他說敵人先頭部隊到過廣州的白雲山，後來被張發奎將軍率領的援軍打退了。廣州市現在仍還在我們的手裏，他們報館已經派人回廣州調查去了。據說黨部也派了人回去。

這個人的談話和星島日報的號外，給這整樓添了不少的溫暖和歡欣。我們知道廣州保全了，大家都很高興。這高興一直繼續着，使我們忘却時間的長久。船十一點多鐘就到了梧州，但是爲了等候檢查的人（？）牠不能即刻靠岸，我們直到深夜一點鐘光景才能夠踏上廣西的土地。

早晨八點鐘到街上閒走，我們看見梧州公安局廿三日的佈告才知道廣州在我們離開那里的第二天（二十一日）便失陷了。

以上的通訊在桂林寫好寄出後我接到那個留在廣州照料書店的新會朋友的來函，他已經回到新會了。這是一個誠實而勇敢的人，甚至在大轟炸中他也不會停止他的工作。他的樸實的筆寫不出誇張的辭句。這個身經目擊者對廣州撤退的報告應該是可以信賴的文件。我現在把這節錄在這里。

「二十一日早晨我們遠到公園散步。回來忽聞炮聲隆隆，初尙以爲是國軍試

炮，但烈煙，則密集的步槍聲大作，自遠而近，好似萬馬奔騰。我們帶着緊張的心，游在街上一看，呵，人山人海狂潮般的奔跑。兵士和警察也難在裏面。同時轟擊聲震了整個廣州市。

「當時我們是太驚慌了，把門關上什麼也不拿，單身便跑。長蛇般的行人都是逃難者扶老攜幼，母親喚兒子，哥哥喚弟弟，一齊向海珠橋進發。我們到了河南，河北的黑烟滾過來撲進鼻裏，乾燥難耐。

「何去何從，只有天曉得，逃難者中間很少有人知道去路的。當局連市民最後逃難的路綫也不好好的插上指路牌，逃難者都很憤慨。我們過橋後不到半點鐘，許多人都說海珠橋炸斷了。同時我們也聽到大的聲音，又看見濃烟一股一股地升起來。敵機不停地在河北投彈。幾輛救火車駛過，滿載着行李和消防隊員到這馬路的盡頭，把東西取下便乘車跑了。河北的大火却沒有人管，許多逃獄的囚犯脚上帶着腳鍊，一步一步地往前跑着。

「渡河時大家腿靠腿的擁擠不堪，我們等了一點多鐘，還不能夠爬上船。可是跌入河裏去的人我在這短時間裏看見的就不下十四個。有一個婦人背負着她釣的孩子，孩子淹死了，她自己也是一個落湯雞，只顧在那里啼哭。然而沒有一個人對她說過一個安慰的話。船駛到河中，紙廠又被炸了，這回是親眼看見，隆隆的巨響把江水也震動了……」

梧州五日

三

我的腳踏上梧州的土地，時間已經過了中夜。應該是兩點鐘罷。沒有路燈，黑暗中看不見街景，我們一行五個人只是埋着頭跟隨挑夫走過那些陌生的街巷。除了我們的脚步外，沒有別的聲音。在一個丁字街口轉了灣，我們走入大街了。警察崗位上沒有人影，在街旁一個旅店的騎樓下歇着兩挑担子。藉着從門縫裏透出來的一線燈光，我看見了戴着鋼盔的軍人的影子。輪廓是很熟習的。我走近兩步，那邊發出

來喚我的名字的。我又在這里遇見那個朋友了。我和他先前才在搖籃上斷分別了的。

挑夫把担子也放在這騎樓下。她們全是女人，嘮嘮叨叨地用廣東話發議論。戴鋼盔的朋友告訴我：走遍旅館找不到一個房間。這時正託警察設法打電話去別處找一個借住的地方。如果有地方，他願意和我們住在一起。我們早已聽人說旅館家家客滿，正打算去各處一碰碰運氣。一聽見說有辦法，便停在這里等候着警察打電話的結果。

不到一會功夫，警察和另一個朋友從旅館中開門出來，警察手中拿着電筒，在我們的臉上照亮一下，他客氣地說沒有辦法，要我們自己到旁邊一條街上那家小旅館去問問。我們不能在騎樓下停留，只得催促挑夫領我們到那個旅館去。

旅館在一個短短的巷子裏，正對着大街門已經閉上了，卻被我們喚開。這是一個破舊的小客棧。迎着我們來的是主人的沒有表情的貧血的臉。我們似乎是不

人歡迎的對我們的問詢，這裏的問答是沒有房間。我們繼續交涉，也沒有繼續。連續不

下這一個小小的廳堂裏面也臨時安放了帆布床睡人。這裏的擁擠處可憐到極了。

我看見主人不肯爲我們設法，心想大約要被趕出去睡馬路罷。但那侮辱罵詈的

及不肯白白地走出這旅館，他還捺住性子和主人商量。後來那侮辱罵詈的面孔像被水

二股風把一個微笑吹貼上來似地，上面的肉顫動了，那個人動動嘴唇，客氣地表示，

可以把一個堆東西的小房間和那門前的過道讓給我們，不過每人得納費四毫。

便是過道也一定比馬路好。桂幣四毫只合法幣兩角。我們自然高興地接受了。

立刻打發走挑夫又把行李存放在樓下廳堂裏，再跟着主人到樓上去。那人臨別還

我們經過那不時搖動的類似舞台佈景裏的樓梯，到了堆東西的房門。房門稍開，

過道都小得使人發笑。房間裏只可以放兩隻帆布床。過道太窄，我們只得把行李

床棉被我們七個人睡下，便把這兩個地方擠得滿滿的。主人幸災樂禍地在旁邊看

着，要我們直捷了當地回答他要或不要。我們不願意睡馬路，而且當時自到無路可

我們的眼皮重重地往下墜，眼前的景物也有點模糊了。我們七個人差不多齊聲地
回答了五個「要」字。

以後的手續是登記姓名、籍貫、年齡、職業等等，每個人都得詳詳細細寫出來。
於是我們得以自由地處置那個小房間和走廊了。兩個朋友睡在房內，那裏有兩張
破床。幾個五個人把鋪蓋捲打開，捲開被褥，倒下去便睡。剛閉上眼睛，什麼事都忘
了。睡後了，睡得好睡。

二
是推醒。時候不算早，我們才發覺自己是睡在婦人的房間內。我們恐懼地
一覺醒來，時候不算早，我們才發覺自己是睡在婦人的房間內。我們恐懼地

窺別處起路，並怕從地上起來，自己收拾了褲褲。後來廚房透曉水來了，我們就在走
廊前擺櫥櫃，盪盪滾滾了臉，那裏滿地都是污水，我們不從不從幾塊磚頭上睡。一盞半是

我們這個人走過，一條條的

我找一家廉租茶樓。在那裏吃晚飯。先買譯碼，爲了發警報時跑路方便。我們吃過飯五個人分作三路去找朋友。我和本個友人到一家更小的客棧去看一位年長的朋友。他的地址還是雕欄從路上遇見的一個朋友那里打聽到的。

客棧在一個小巷子裏，還要轉灣，門前有污水，進門是一個小小天井。正是那廳堂，廳堂背後便是廁所。房間只有那麼少的幾間。沒有樓房。我們的那朋友正坐在廳堂上讀當日的報紙，看見我們他便放下報站起來。我們從他的談話裏才知道道他們上岸比我們遲幾分鐘，便不得不在騎樓下坐了一夜，直到天明才找到房間。後來搬進這客棧來。另外幾個同行的友人這時都掩着門在房間裏沈沈地熟睡了。

後來我們被這位年長的友人邀出去一飲茶。他在大街上意外地我們遇見了一個咖啡店。年長的友人對咖啡有特殊的嗜好。這發見使他非常高興。我們便進了那店裏走上樓去。

咖啡並不好，但我們也愛飲。我們在那裏坐了一小時，許多事情。

長的衣襟，手裏吃驚心，還叫了三客煎餅。煎餅遲遲地不見送來。忽然警報響了。幾天

來我們沒有聽見這聲音，現在好像鳥雀友重逢，聲音也特別響亮。我們覺得奇怪。在廣州我們上
坐在我們前後的客人惶恐地跳起來，慌忙跑下樓去。我們覺得奇怪。在廣州我們上
們沒有「警報」的習慣，而且也沒有可躲的地方，所以我們常常坐在咖啡店中

靜聽着敵機投彈和用機關槍掃射。我們不想走，但是下面騷亂地起了一陣鬧聲，聽得最
然是許多人在嚷着，跑着，同時茶房也來催促了：「警報快快走！」

我們走下樓，在櫃台上付了錢，出門一看：滿街都是人，有的提着箱子，有的背着

包袱，有的牽着小孩，張張帶着狼狽的面向有邊奔去。人羣像決了堤防的水，帶着不可阻
抗拒的勢力衝過低濕的地方，淹沒了一切。我的眼前全是人頭，牠們像潮湧的波浪，人
濤濤地順着風奔騰過去。人擠着，人跑着，做出種種的惶恐的樣子，沒有誰回過頭
看望，也沒有誰停留片刻來緩一口氣。彷彿有一股力量推動着衆人，使他們盲目地

奔向一個地方，不能夠站住脚步。從各個小巷裏人不斷地疏出來，又消失在大道中。

我們好容易在交通雜誌社找到起點。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家。這海。好容易找到。這海便是在此處。那裏有那樣的

我們繼續往前面走，山洞就在我們的手邊。我着身穿上棉襖，穿褲，穿襪，並不大一個人的身子高跳過一個小坎便可以進去。裏面已經有人頭在晃動。還有新的人走過去有人蹲着腰在進洞。我們還是往前面走，看見更其熱鬧，看見更其擁擠的

對面：……

如

穿黑制服的警察，這有防空部人員到洞裏指揮。嗚呼！這洞裏的聲響

接連響着急促、淒厲、緊急警報發出。警察拿着武器指揮人們進洞。我們也找到了

一個洞作躲避的處所。

洞裏已經有了十幾個人，都蹲在地上。這個洞似乎還通外邊，外邊有個洞，可以

轉灣走過去。這時連洞上也擠滿了人。我聽見有人低聲談話，又聽見另一個人發

聲干涉我。我在洞口往裏看，只見隱隱的頭影，有人叫我蹲下，我蹲下，我聽見

蹲下，我聽見我也只得服從公意。我剛蹲下，從外面又進來兩個女人：一老一少，青

的服裝透入陣，不過面部未施脂粉。年老的服裝地擦進裏面，年輕的顯着留在

洞口，即是在我的旁邊。年老的再三催促，要她進裏面去，她也不肯聽從。她後來甚至帶了一點煩躁地說：「我不怕，你那膽小。」她說的是真話。

外面聲音完全靜了，忽然從遠處響起了低微的機聲，聲音自遠而近，由小而大。「飛機來了！」有人這樣自語道。大家差不多屏息了似地傾聽着。

孔隆，孔隆……我知道這是轟炸機的聲音。我們懷着嚴肅的心態等待着。高射炮嘹亮地響了。洞裏好些人驚惶失措地戰慄起來。

「快進來！」年老的女人又在催促年青的。年青的搖搖頭說：「不要緊。」可是臉色變爲灰白了。她拾起一塊碎石片在黃土地上用力劃着漢字：顛沛流離……飛

機……炸彈……

接着是投彈聲，彷彿山也起了震動。那個年青女人把碎石擲開，埋着頭沈默片刻。她聽見接連的投彈聲，忽然用手在胸前劃起十字來。

擾亂了的空氣漸漸地復歸於平靜。機聲去遠了。洞外山坡上開始響起腳步聲。

我覺得兩腿發麻，再也忍耐不住，便站起來走到外面去。一切和平時一樣，在溝裏看不見轟炸後的創傷。城市安然無恙地躺在下面。那個朋友也出來了。我們就在陽光下面閒步，隨便談了一些話。我看見年青女人站在洞口，和人講話，臉興奮地紅着，身上有幾處積了黃土，不會被拍去。

人愈集愈多，洞裏的避難者大半都出來了。於是十分清亮地響起了解除警報的汽笛。每顆心都寬慰地沈靜了。人歡喜地微笑着。人羣像一江水緩緩地流下坡去。

在大街上我們遇見了年長的友人和另外兩個朋友。他們先前也在山上發警報。不過他們進的是大洞，還是被客棧主人帶去的。我們一起正往前走，忽然注意到前面街口聚集了一大堆人，又有不少警察。我們走不過去，也看不見什麼，正在驚疑，心想該不是那里落了炸彈，卻遇着一個不認識的人告訴我們是在捉漢奸。我們無法回到旅館去，便去茶樓消磨時間。年長的友人還在那里吃了中飯。一

兩個鐘點以後我們回到旅館，才知道先前就在搜查年長的友人的客棧，說是那

兩對警察與偵探對其有懷疑的嫌疑。人是被去木。財的毒藥不知道。年長
時及應這圖謀在客棧等候警察來搜查他們的行李。這非非里到了一中如一

心懸結不其對洋的兩條髮心時來了。今天被炸的地點就在對河。他倆影了不小的虛驚。
然而他倆說。他們到那邊友人的家。看見五層很漂亮的洋樓。商起聚聚進這層邊大學
時不詳的時節。和火警報發了。他們跟着友火線進防屋何裏去。在兩裏裏發起炸聲。
警報解除後。到那友人家。再看那傷美廢的建築物。什麼都沒得也。他倆疑驚疑感
而片地醒做了五個夢。此將箱工人和喜此這文音人穿過一五木鐵鐵此此不其去
人急來急送師真凶數讓告大半路出來了。就是十位得京此響了。戰網警辦
土百級級辦了黃土不分路出注

下面問起。連到晚上。我倆所不着在走廊上睡覺了。鐵鋼盤的朋友和僕人。原來得到一
不見備房間。在樓下。後來我們也有了兩個樓。四的小房間。而且可以招待行李到樓了上
些災難。和連到樓下。我倆聽見三個河。布客時送難的經歷。他們在二十日深夜。曉還在

去另一個地方。自然還是那匹山，不過是山的另一角。我們不走山坡上的大道，却走入一條蜿蜒的小路，到了一個一般人不大注意的小洞。剛到洞口，我們便聽見了緊急警報。大家都擠進洞去。機聲響起來。我們的心情突然變為嚴肅了。我蹲在洞口聽。見山坡上樹叢間，一隻小鳥的叫聲，風吹動樹葉，機聲自遠而近。「看！一個年青店員伸羊驚呼道。

我隨着手指看去。在那從樹枝中露出來的一小段藍天裏，三架灰色轟炸機，蜻蜓似地安然飛過。有人在後面干涉：「不要看！但是飛機已經消失在我們的視線以外了。這一次沒有聽見投彈聲。過半點多鐘，便解除了警報。我們才慢慢地走回去吃中飯。

許長的朋友搬了地方，他住在另一個較大的旅館。我去看他要經過一道橋，整整有一條多街中了燒燬彈，被燒成了廢墟。橋畔還堆積着瓦礫。商務印書館的廢址，被燒得焦黃的鐵門鎖爛在門內，如今只剩了斷瓦頽垣。從門縫裏我們看見燒殘的

資資散落在瓦礫堆上。

見着朋友我們談起轟炸的事。他們躲在一個最大的防空洞裏。那是用水門汀修建的，裏面有電燈，還可以容納千多人。

年長的友人決定提早去桂林的日期，他預備在那裏編印刊物。我也有一個這樣的計劃。我在梧州沒有一點工作。我們由廣州運糧的書籍不會被運出來，這是受蔣軍運糧公司的欺騙。現在知道也無法追索了。

晚上在我們的旅館裏我遇見那位戴鋼盔的朋友，我們交談着幾日來的見聞。他帶着他從廣州帶來的酒。我們決定了第二天去買船票，往柳州去。本來這里有公路，但車開柳州，可是車資較貴，車少票更難買。

四

梧州日報主刊出武漢撤退的消息，報館門前磚柱上掛着警察局長勸告疏散

燈籠的布幕。這報館每天要將本日的重慶消息，詳載在附張。每張我走過兩

華酒店總看見報館門前萬頭攪動，我懷着激動的思想在那里得到一點好信息，但

讀到的大半是關於空襲的記載。晚上在南華酒店門前聚集了大羣民衆。有人用激

昂的譁調，演假借廣西的意義。有女學生唱救亡歌曲，隨後人們大聲喊口號，全體

合唱義勇軍進行曲。梧州在怒吼了！第二天去買票，掛牌以志本來說里百公衆

但是另方面市面謠言很多，我們幾個陌生者，得不到十點鐘，就溜了。其間

巷裏的石板早被掘了起來，說是運往雞籠洲去封江。外省人在這里爲了語言不通

習慣不同的緣故，常常招來麻煩。雖然我們又聽見人說刺傷廣州，但等養養第，承受

的報紙總知道廣州市還是在敵人的手裏。希望感了市場，我個朝着報紙嘆氣。一

個朋友沒有買到，說是要預先登記。戴鏗發的朋友跑了好幾趟也無辦法。他決定

把行李搬到碼頭上去，整天坐在那邊等船。先搬上船者，再設法買票。我遇見一個熟

廣州專報的記者，他是我的老友，答應替我設法，並且熱心地爲我介紹了一個熟

這道學懂的朋友，他稱這人爲「張老板」。張老板給了我極大的希望，他要我第二天早晨七點鐘以前到南華酒店去聽回音。

第二天早晨不到七點鐘，我到了南華酒店，那位做親朋記的膠友還沒有起床，我喚醒了牠，但是張老板已經出去了，朋友知道張老板此刻在開天茶館便陪着我去找牠。茶館裏坐滿了客人，我們却看不見張老板的影子。膠友要我稍等一等，我們揀了個座位（還有兩三張空桌子）坐下，朋友摸出一張鈔票換了一元毫洋的鈔碼，用輪傳來買茶和點心。籌碼分半毫一毫兩種，這是本地茶館的親規。這樣可以避避暫暫來時的混亂和損失。

剛着杯際逢四五個男女客人進來了，坐了那張邊一張輪大的桌位，他稱我們攪回呼，我問起買膠票的事，他先說票子難買，應該先向合作社登記，後來又說廣信有辦法。我續續他的話。

我對面相噴茶，忽然看見多數客人驚惶地往外面跑，朋友還不注意，我說警報

來了，便和朋友出去。在門前我們果然聽見特別響亮的警報聲，許多人瘋狂似地奔跑着。我和朋友都到我住的那旅館去。三個友人都在樓上房間裏不肯走。我一個人也不想進洞去。我前一天白白地蹲在洞裏，綉花生吃帶了一禪子的黃泥回旅館，這時也不想多跑這一趟路。做新聞記者的朋友看見我不上山，他也說不去了，預備回

到南華酒店去寫信。

我和房裏的三個友人隨便在談論緊急警報很快地響了起來。旅館主人上來催我們走。他請我們至少到樓下廳堂裏躲避一下。我們只得鎖了房門下去。

我很舒適地躺在一把竹椅上。飛機聲突然孔隆地逼近了。主人變了臉色站起來，悄然說：「我們到騎樓下躲一下，飛機來了。」我們跟着他出了大門，他看看一個茶房把大門鎖好，總靠着牆壁移動，陪着我們走出巷子立在騎樓下面。

我們不作聲，剛剛站定，機聲就更響亮地進入我們的耳朵。跟着是高射機關槍的聲音。一個警察忽然橫着步槍，怒怒地跳起來，他從騎樓下斜着頭望天空，裏發

出一聲低微的，但同時是恐怖的叫喊。他看見了飛機，他看見了飛機投彈的姿勢，他嘔的是敵機投彈了。接着是爆炸聲震破了靜寂來證實他的警告。

我覺得我的臉頰上露出了一個苦笑。我想到是敵機今天準備大轟炸呢？這個建築並不堅牢的騎樓是不能夠庇護我們的。後來我什麼也不願想了。

但是意外地敵機投擲了一批炸彈後便匆忙地飛走了。我們四個人看見旅館主人回去，也從容地走回旅館。我們依舊安然無恙。

下午做新聞記者的朋友來，告訴我張老板買不到船票，說可以幫忙僱一隻小船載着我們人和行李，等拖渡開到時硬把我們推上船去，隨便擠在什麼地方，只圖能夠在船上買到大艙的票就好了。

這個方法近于冒險，我們就心會因此失去行李，不肯照辦。我要這個思一陪着我们到中國旅行社去打聽有無別的办法買到船票。他陪我們去了。

中國旅行社在這個時候也無辦法。那里已經停止代售船票了。前而便已西亞

酒店是博州的新式旅館。我們知道那里也替客人代買船票，就順便去問一下。我們到賬房去問詢，一個本地人來答覆我們。他的話語倒是很爽快的。他記下我們的姓名和地址，要我們明天上午七點鐘，來這里和他一起去買票。他表示很有辦法，我們倒是出乎意外地十分滿意。而且爲了免得明天早晨錯過買票的時間，一個朋友提議就搬到這旅館來住，我們沒有異議，便當場看定兩個小房間付了定錢，然後回到名利（我們原先住的旅館）去搬行李，到了名利，我才知道那個戴鋼盔的朋友居然擠上船走了。

晚上我在這里洗了澡，舒適地躺在四層樓的柔軟的床上。沒有聲音攪擾我。我忘掉一切麻煩安然睡了。半夜醒來聽見警察來查旅館，他們在敲隔壁的房間，後來進去問話。我睜開眼睛等候他們，但他們却悄然過去了。

早晨我跑到樓下房門，還不到七點鐘。昨天和我們接洽的人不在這里。桌椅凌亂地放在一旁，工役們正忙着打掃。我站在大門口。街上冷清清的，少有行人。店舖都關着門，照例要到下午三點鐘才打開門做生意。

我等待的人忽然從裏面鑽了出來，我連忙跑過去，問起買票的事。他要我等一問，說這時候太早。我便坐在沙發上靜靜地等待着。沒有事情，早晨的涼風從外面吹進，我覺得疲倦，覺得冷，眼皮垂下來，坐在沙發上面打盹。許久沒有消息，旅店的職員在我旁邊安放了大圓桌吃飯。他們吃完飯，我以為可以去買票了，便望望那個人，他卻一聲不響地走開了。

直到九點鐘，穿着整齊的中山裝的旅店的賬房來對我說話了：「你要買票嗎？我現在陪你去。」他的禮貌使我相信他的熱心的服務。我感激地跟着他走。我們走過幾個荒僻的街巷（早晨的梧州靜寂得像荒墟）後到了福安棧。棧裏是上碼頭，有一個勝走到掛着售票處牌子的木棚前面。但是木棚門口已經關上。

了他用手輕敲兩下，沒有應聲，又重重地敲兩下，依舊沒有動靜。他盡了責似地對我搖搖頭說：「就在這裏買票。恐怕下午才開門。」我才知道他也沒有別的辦法。碼頭上掛着「民財渡今晚七時開往石龍、柳州」的紅紙牌。我除了白望牠兩眼外連話也說不出一句。我的失望是誰也可以想像到的。

回到旅館我把失望帶給朋友們，一個朋友主張我去找張老板。我沒有話說，連忙趕到南華去。張老板一個人在床上打鼾，房門開着。我走進去，我的重的腳步聲不能把他驚醒。我只得大聲喚他，一連喚了十多聲，他才睜開眼睛，茫然望着我。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地開始說話。他纔受驚似地動一下赤腳，猛然坐起來。他含糊糊地說，倘使有船開，他一定買得到票，要我下午一點鐘去拿票子。我的一時的喜悅驅走了先前的失望。我的奔走算是得了酬勞。

這天沒有警報。我們早早吃過中飯，我看自己的表將近十二點半鐘了，便去找張老板。我到了南華四樓，他還睡在床上，似乎這天就沒有起床。而我的鐘聲只有十

二點十分，我來得太早了，不便去攪亂他的甜夢。我在走廊上閒瞓，我又在客廳裏枯坐，足足等了五十分鐘，才毅然走進他的房間。這次又輪着我來喚醒他。他沒精打彩地坐起來，他對我說，已經派人打聽船去了。要我等候那人的消息。

我和張老板沒有多的話談，他似乎還應該再睡兩小時，我後悔不該這樣攪擾他。但是他居然下了決心似地按鈴叫茶房打臉水了。他洗完臉，那個「部下」回來了。「部下」知道的消息和我已知道的一樣，不過附加說船今晚來不來還不知道，而且票子已經早賣光了。張老板這是主張替我們僱小船擠上拖渡。我雖然覺得這辦法不好，當時也不想再對他說一句話，失望之上又加添失望。我過于麻煩自己了。下午年長的朋友來打聽買票的消息。從新聞記者的朋友也來看我們，很關心地勸我們採取張老板的提議。我不能即刻答覆他。另外兩個朋友氣憤地主張自己到福安棧去買票。他們去了一趟，却沒有結果。據說民財的票子早就賣光了。也許過兩天有一隻叫「民行」的船來，那時買船票是有辦法的。

傍晚我預備到南華去告訴張老板我們不再拿僱小船的事情麻煩他了。在路上我遇見做新聞記者的朋友，他邀我同去洞天飲茶，說不必去找張老板。時候還早，洞天茶室裏只有寥寥幾個客人。桌子大半空着，伙計們坐在角落裏談閒話。我在這裏坐了半個鐘點，張老板同着幾個人來了，我覺得沒有趣味，便告辭出來。

正是夜市開始的時候，街旁燈燭輝煌，行人相當多。大家安詳地走着，沒有驚惶的樣子。但是我走入一條橫街，就遇見了陰暗和冷靜。我先前到福安筏去過一趟，這時還想再去，以為用自己的眼睛去看事物，究竟更清楚。我便走向通福安筏的路，路略向下傾斜，街巷裏只有三、四個燈光，我沒有電筒照路，差不多要摸索地慢慢走着。忽然飛機聲傳到我的耳邊。我仰頭望，天上有好些顆星。我看不見別的東西，但是從梧州日報前報告板上知道了今天下午有一架飛機要從桂林來。一個苦力挑着行李走過我身邊，他驚疑地自語道：「機聲。」我想對他說：「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不過我無法使他聽懂我的話。是的，我們自己的飛機縱然只有一架，但是在被敵機不

斷地轟炸了以後，一架自己的飛機也夠使人覺得親熱，而且給人以莫大的安慰了。到了碼頭我看見一隻拖渡泊在那里，有兩三個人挑着行李上船去，但是毫不擁擠。我覺得奇怪，便也跟着別人上去。船裏人不多，鋪位大半空着，有幾個木匣似的鋪位上放着鋪蓋捲。一個小孩坐在賣雜貨的桌子前面。我問他這隻船開往什麼地方，他說開石龍柳州。我又問賣不賣票，他說在下邊賣票。這隻拖渡的名字是「民富」。我先前在下面就看見了。於是我連忙下船大步走到木洞門前，洞門正開着，裏面露出一個胖臉，有人站在外面和胖臉說話，我真奮地問了一句：「去柳州的票子還有嗎？」

「只開石龍。●票子不多了，要什麼槍位？」

「餐樓十張。幾多錢一張？」

他告訴我價目，我付出錢把票子買了。另一個人買了「民財」的票，來交涉改坐這隻船。胖臉不肯，說民財也許明天就到，票子早已賣光，倘允許客人換船，便無法維持秩序。這樣看來，倒是民富救了我們，倘使來的是民財，我們連一張票子也不會買到的。

我拿了票子，高興地一口氣跑到旅館。我喘着氣把好消息告訴同行的四個人。他們忙着收拾行李，準備上船。我還要到另一個旅店給年長的友人送票去。船上掛牌說是晚上十點開船，這時已是八點了。我們十個人應該在一小時以內上船。我經過洞天茶室，還進去和那個做新聞記者的朋友告別。他看見船票也替我高興。我應該感謝他：他在這里已經給我幫過不少的忙了。而且他自己也還陷在「要走走不動」的境地中。張老板知道我買到票子，却不說一句話。

我把票子送到東亞酒樓，年長的朋友正在交涉僱民船，和茶房介紹的船夫談了一會還沒有結果。他意外地得到船票便準備即刻動身了。我在那里略一停留又

忽忽跑回旅館。到了我們住的西酒店，我才知道已經付出了的這晚的房錢經一個朋友的交涉以後又被退了回來。

九點鐘光景，我們上了拖船，這時船上已經擠滿了人，年長的友人一起五個人不久也都來了。船大約在十二點鐘纔離開梧州。

民富渡上

一

上了船應該安心了，我原先是這樣想。但是在船上我望着那高高的堆着使得

這艙裏幾乎連縫隙也沒有了的行李，心就有點煩躁起來。我們五個人把自己關在

艙裏一個小房間內，（這是一個小得剛剛可以容納五個人的房間，本來應該住六

個人，一個年長的友人大量地讓出地方，他上樓去和別的友人擠在一起了，）沒有

風，就覺得悶熱。我們時時刻刻都盼望着開船，可是始終不見船動。沒有人給我們帶

來消息，年長的友人在樓上打着鼾睡了。

我躺在鋪上，耳邊還響着飛機聲。我打開窗戶望，大海似的天空裏泛着燈火似的星子。我們的頭上很靜。這時連自己的飛機也去遠了。那聲音是從我的記憶的彼岸過來的。我想，在受夠了敵機的轟炸的人們的夢裏自己的飛機也會時當地出現罷。

房裏點着煤油燈，看見這灰黃的燈光我更覺得心裏不痛快。同房的人都不作聲了。我一個人睡不着，便吹滅了燈，讓我靜靜地在黑暗中過一夜。

船在我的噩夢中離開梧州。我對這城市是頗留戀的，大概因為這幾天來我已經走熟了這裏的整齊的街道，過慣了這裏的生活罷。

船上的生活是很呆板的。我幾年前在廣東搭過這樣的拖渡，可是每次都只化

去一晚的功夫。在船上住四天這似乎太久了。但我們也無法使船走得更快。大家只得忍耐地過着日子。

白天我看書，大家都高興看書，可是我們身邊帶的書太少了。有時在鋪上躺得太久了，覺得腿酸，便走出房去在船頭艙板上散步，或者晒太陽。這時的陽光是可愛的。拖渡旁邊繫着一隻小划子，常常有人坐在那裏面脫了鞋把腳伸進水裏洗濯，愛這樣做的是那幾個學生模樣的女孩子。別的人偶爾也去。我喜歡坐在綑纜繩的木樁上，看着前面那隻燒木柴的小火輪靠着兩根粗繩把兩條大木船拖着緩緩地逆流上去。江水曲折地流過兩旁的石山中間，山蜿蜒地橫着，似乎直到無窮處。水也是山有高有低，水有深有淺。江上有不少的灘。過小灘倒不難。過大灘時情形就頗為嚴重了。有一次我着見前面那隻木船上有人點燈燒香。那時我們船上舵房裏人聲嘈雜，水手們全出來立在上面或艙板上。船兩次都不能上灘，剛被拉到邊上又倒退下來。水手們帶着緊張的表情忙碌地工作，把纜繩從水裏抬起來，將牠拉緊了，我們看

得見那根纜繩筆直地橫在水面，把小火輪和這木船繫在一起。我們船在敲鐘，人們在大聲叫喚。前面水流得很急，水在打轉，浪頭接連打到船上。但是我們終於平安地過去了。

因為離多次遠，我們的船在夜間便停航了。有時船停泊在一個市鎮旁邊，我仰頭看那些舊式的南方樓房，壓抑不住要上岸去的心思，便出去踏上渡船，看牠在膝臙中把我和幾個客人送到岸邊，我再摸索地走上水濕滑足的石級，進了沒有電燈的小城市。我到過的地方是濛江。我走過一條街又一條街，同行的是那位年長的朋友，他沒有我的那樣愛走路的興趣。我們只看見飲食店和街旁的連接地排着的飲食擔和攤子，別的店舖已經關了門。陰暗中走陌生的地方，不能留下深的印象。但岸邊牆壁上的大字抗戰標語我是看清楚了。

有一次早晨船停在桂平，我和兩個朋友坐了小划子到岸邊。我們去得晚了，聽說不久便要開船，許多客人都匆忙地走下斜坡預備搭船回去。我們不敢走遠，只略略走過兩三條街，看見整齊的街道，整齊的房屋和繪在牆壁上的抗戰宣傳圖畫，便連忙回到岸邊。那隻拖着我們木船航行了一路的小火輪，原先開到別處去了，（照例是船一停小火輪便和拖渡分開。）這時正往拖渡停泊的地方開去。顯然是那邊在準備開船了，我們只得僱一隻小划子趕忙回來。

我跳上小划子的時候，忽然瞥見旁邊一隻有篷的木船上一個穿着藍布長袍的中年男子，這人很像是我的老友，我和他最近一次會面還是在「一·二八」那年。我聽說他到過廣州，却不知道他如今在什麼地方。小船緩緩地流向河心，我忍不住時時抬頭去望那邊，我越看那個人，越覺得他像我那朋友。別人告訴我他現在是和朝鮮的友人在一起工作，而在那木船上果然出現了幾個朝鮮男女青年的影子。

這時小划子已經被搖到了「民富」面前，我們三個人跳上了拖渡，以為就要

開船了，但等了一會，還不見動靜。我想到那個朋友，我不願意放過這難得的機會。他的影子又在船頭出現了。我站在艙板上看得清楚：他坐下來吃飯。我一定要去看他。我看見一隻空着的划子正停在船邊，我一下便跳到那上面去，叫舟子趕快把我划向對面靠岸的那隻大木船去。舟子起初不大明瞭我的意思，還想把我送到岸邊，後來也就聽從了我的話。划子漸漸逼近木船，於是兩隻船靠在一起了，我身子搖搖幌幌地站在划子上，我驚喜地叫出那朋友的名字。吃飯的衆人似乎都吃驚了，一個中年婦人從竹椅上站起來，她也驚喜地喚着「巴金」！她是那朋友的太太。想不到她也在這里！那朋友連忙從木船上伸出手來讓我握着。他們要我上去，但是我害怕拖渡開走了，我不能在這里停留多久。他們還在給我介紹朋友。我只得站在划子上匆忙地說了幾句話，告訴了他們我的通信處，仍由這划子把我送回去。

我回到船上以爲馬上就要開船了，可是等了十多分鐘，還沒有消息。我和那朋友夫婦站在兩隻船的船頭，望着彼此的面孔却不能交談一句。然而我看見那朋友

在向江邊一隻划子招手了。「難道他還到我這船上來」我這樣想。他果然跳下划子向我這裡來了。這時他已經脫下長袍，只穿一身白布短衫褲。我們這次有機會談許多話。他告訴我幾年來的情況。我知道他比我早離開廣州，在梧州和朝鮮友人一起到桂林來。他們也是去柳州的，但是木船到了桂平却找不到小火輪來拖牠，已經在桂平停了一個星期了，目前正找縣政府爲他們設法。我想不到在那船上會有八十多個朝鮮朋友。他們中大半我都未見過。然而很早我就知道他們的生活情形，一些名字和一些事情都尊敬地被保留在我的記憶中。如今這記憶又被朋友喚起了，他給我帶來一些可尊敬的，而且被我理想化了的相貌。

朋友在我們船上蹲了這麼一會功夫，終於站起來走了。我略有一點惜別的情緒，可是我能夠在這裡看見他，我是很高興的。後來我也進房間去了。年長的朋友來和我談話，他談得很起勁。我彷彿聽見有人在外面喚我的名字，是一個女人的聲音。我想不到會有什麼人叫我。我以爲這是我的錯覺，也就不去管牠。我正站在舖位前

面，眼睛對着開着的上鋪窗戶。迎着我的視線的是朝鮮友人的木船。忽然我看見一隻划子靠近那木船，一個穿藍布旗袍的女人從小划子跳上木船去。我認得她是那朋友的夫人。她到什麼地方去了？我好奇地想着。這時一個朋友進房來說剛纔有一個中國女人上船來，在船頭呼着我的名字，她叫了三四遍，看不見人便忽忽走了。我知道這一定是那朋友的夫人。我連忙跑出小房間從登樓走下去。出乎意外地我們的拖渡已經在動了。我急忙走到船頭，還看得見那木船和晒在船上的藍色和白色的衣服，和幾個逐漸變小的人影，我癡癡地站在船頭對着那方向不住地揮手。我感動地望着那隻船，我不知道在那上面的朋友夫婦是否還看得見我。

四

傍晚船停在一個沙灘旁邊。附近沒有人家，也看不見光亮。據說前面有大灘，天晚了，上灘不方便，船只得在中途停下來，晚間無事，我們也下去走走。我一個人

灘上開闢了好幾處。一時是一股沙地，再往裏走，便只見一片鵝卵石，有兩個朋友拿了電筒照着在各處找尋石子。船頭掛了一盞大的乾電燈，將四週地上照得非常明亮。

晚上朋友們都睡了，我覺得窒悶，不能入寐，我想起前前後後許多事情，尤其是這次廣州市的莫明其妙的失陷，我不能再往下想了……我煩躁地走出房去。我走過大輪旁邊，看見水手們擠在隔壁一個小房間裏推牌九賭錢。我再到沙灘上，那里靜靜地沒有人聲，水悄悄地私語，一聲，兩聲……石子觸痛了我的腳掌。天色灰白，水色也是灰白。風吹透我的襯衫，夜漸漸地涼了。

在第二天的黃昏船到了目的地停下來。我們的旅程又告一段落，我們應該上岸去了。這是十一月三日，我們是在十月三十日上船的。

石龍——柳州

從船上，地望石龍，只見幾匹石山，想不到那里會有人家。但是船慢慢地逼近了，終於停下來。

夜來了。從天空撒下朦朧的月光。船停在江中，搭客上岸不大方便。我們不能斷定在岸上，我們會找到客棧寄宿，便決定讓兩個朋友先坐小船上岸去找寄宿的地方。我們想，倘使那邊沒有地方，我們便在拖渡上面多住一晚也是好的。但是那兩個朋友上岸以後久不見回來。年長的友人去和拖渡的賬房談話，初聽說這拖渡一大早，就歇開。梧州。看這情形在拖渡住一晚也成問題。我們正在疑慮，上岸的友

人意外地回來了，說是找到了兩個寄住的處所，一是客棧的廳堂，一是民家，可以容納我們一行十個人。

小划子把我們送到岸邊，我們站在斜坡上等着女挑夫把行李從划子上搬下來，一件一件地歸在一起，然後分挑在五個女挑夫的擔上。我們押着行李一步一步地走上石級。月光淡淡地鋪在道路上，我們踏着牠前前後後都是同船乘客，說着各省的方言魚貫地走着，沒有爭吵，雖然不會交談，但彼此眼光的關切的注視竟使這行列彷彿成了一個家族。

這舉一個小的市鎮，只有那幾條小街，但路是相當整齊的。我們一行十個人找到兩個宿處。年長的朋友和四個友人住在民生客棧，我們五個人寄宿在門柱上貼着「××寓」的民家。

在前樓因為點蚊香，把一個朋友的枕頭燒着了，我和他同睡在地板上。他從睡

夢中醒來，拿着枕頭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只顧用一本口琴吹奏法去壓滅火焰。這沒有用，火在枕頭中間延燒。煙早把我驚醒了。我忙亂中拿起皮鞋踏着那枕頭，一面把枕頭套取開。我的眼睛被火煙薰得流了淚。那朋友也是這樣。他慌張地搶過枕頭，一面說「吐口水，吐口水」！他真的吐起口水來。我看這情形不對。枕頭心已經燒滅了幾段，而且貼着地板燒，便捧起一堆從窗戶往樓下街中拋擲。街上靜寂無人，忽然響起一聲遠的電光一閃。我吃了一驚。我以為警察來了。但我不得不繼續把着火的鴨絨拋到街心去，另一個朋友也起來幫忙。那個主張吐口水的朋友便把剩餘的半個枕頭心拿來拿到下面去用水澆熄。等另外兩個朋友醒起來時，我們的「消防」工作已經完成了。睡在外面房間的老板始終不會睜過眼睛。

在這長房裏睡了一晚，第二天我們預備走了。這里有汽車去柳州。我們一清早就去車站打聽消息。車已經開走了。說是下午還有車開。有不少的人等在站內空地。

上，他們都帶着大堆行李。

我們吃過中飯再去車站，車子已經開到，而且裏面坐滿了人。只有一輛車。另外有幾個軍官着急地在和車站職員辦交涉要包一部車子送家眷。這職員是柳州車站派來調整車務的，這裏的站長因爲無法應付軍官和旅客，在這天上午稱病逃走了。新來的人也沒有更好的辦法，他想叫坐好的乘客下去讓出車子給軍官，但是乘客不肯。他們正在爭持間，又一輛車子意外地開來了，解決了這位職員的困難。

我們沒有辦法爭到車子，同時我們的行李還存在「××寓」裏面，我們暫時斷了念，打算散步回「××寓」去。忽然人們驚惶地跑起來，說是發警報了。那兩部車子立即開出站去。我們空手往田野走。走不多遠我就聽見機聲了。不是轟炸機。但我們也只得在一叢矮樹旁邊隱藏起來。機聲逐漸逼近。飛機在我們頭上出現了。我仰頭一看，青天白日正印在兩翼上面。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我們便自己把警報解除了。

我們回到站上不久，遇見同船的四個旅客，他們對我們說，已經打電話託柳州朋友包好了車子，要我們加入同行。我們自然高興地答應了，便忽忽忙忙地回去民家搬取行李。在路上我們看見一個人手執銅鑼，更夫似地敲着鑼，我知道這是解除警報了。想到連自己的飛機經過也發警報的事，我覺得好笑。

我們把行李搬到車站，在那里足足等了四個鐘點，在柳州包的那汽車終於來了。是單輪車，司機堅持地說最多只能坐十四個人，行李也不能多帶。但是包車的人卻已經約了二十一個同伴。爲了搭這一輛車，旅客中間發生了爭執，後來經了旁人勸解，這事情纔得和平解決。

車子開動，我沒有留戀地離開了石龍車站。我想：又多走一個地方了。

車裏堆滿了行李，人坐下就不能把脚搬動一下。車顛得厲害，對面一個客人嘔吐起來。我望着窗戶：一匹山，又一匹山，都是奇形怪狀的石山，一匹，兩匹……我數着，我數不盡，我的眼睛花了，頭也昏了。夜無聲地慢慢落下來，落在山上，落在馬路上，落

在車上。車子不知道疲倦地向前滾着。終於遠遠地燈光出現了。

傍晚我們到了柳州。柳州是一個熱鬧的城市。一條柳江分隔了南北兩岸。江上沒有橋，連接兩岸的是一些擺渡的小船。汽車停在河南。河南有不少大旅館。但每家都說已經客滿了。我們走遍旅館找不到一個房間，後來只得在一家「伙鋪」裏勉強住了一晚，第二天纔搬到旅館去。

在這里我預備休息兩天，過後我就要搭車直去桂林了。這一段的車票是容易買到的。

在柳州

在柳州住了三天，我們現在買到去桂林的車票，明天早晨還不等天亮就要搭汽車出發了。同路的三個朋友去貴陽轉重慶，搭西南公路局的車，也是明天上午動身。在柳州只有這短時期的勾留就很順利地買到了車票，這倒是我們料想不到的。

去四川的朋友昨天下午還去路局登記，他們的輪值是明年二月十八日，就是說他們要在柳州住三個多月纔可以買到票子。這長久的等待會使每個人失去忍耐。而且在旅店住三個月，即使自己身邊帶着充足的川資，也會被警察當作漢奸看待。這裏的警察的感覺是特別銳敏的。他們來「查夜」，看見我的案頭放着一份新

買的廣西地圖，就以爲發覺了漢奸的陰謀，立刻發出一些奇怪的問話，後來事實證明他毫無所獲時他才悻悻地去了。（我倒喜歡梧州的警察，他甚至替過路人打電話尋房屋。）從這事看來外省人長久留在這地方，是不大方便的。既然在這裏沒有事做，還是早些離開好。去四川的朋友正打算改變計劃，忽然意外地在一個新成立的四川旅行社裏買到了三張去貴陽的車票，每張索價法幣二十七元五角，較原來的票價多化五元。那旅行社轉賣三張車票就賺去法幣十五元。這種做法也是發國難財百術之一罷。不過朋友們並沒有憤慨。他們能夠買到第二天的車票，已經覺得萬分欣幸了。在這里不知道還有若干人在等待機會購買去貴陽或重慶的票子，而且有許多已經等了一個月以上的時間，至今還見不到一線的希望。

我們明天要離開柳州了。

這三天我們就住在河南。沒有遇見一次警報。午後我們走到江邊，搭着渡船跨過柳江，到河北去。河北全是柳州的市區。地方大，熱鬧的街道多。有賣新書的店舖。也

有兩家較大的旅館。我們在其中之一的新柳江飯店的二樓飲茶。每張茶桌都被客人佔據了，我們停留一刻才找到坐位。人聲嘈雜。外面還有清脆的鳥鳴，偶爾被風吹進一聲，兩聲。我喝着紅茶，吃着點心，彷彿坐在廣州西關的西關酒家裏面。我覺得我是在做夢。這半個多月的奔波不過是一場奇怪的夢。不然我四周爲何還是如此太平安閒的景象。

昨天是一個很好的晴天，我們午後過河北去遊中山公園，在那裏面一個茶棚內喝茶。我和年長的朋友興奮地談論着抗戰的前途，也談論着這半個月來的見聞。現實的黑暗面投擲了陰影在我們的心上，使我們的心不時疼痛。但是光明永遠在我們眼前閃爍。我們始終不會失掉對未來的信仰。公園裏飄盪着南國的香氣，明綠色的茂盛的樹木給我們遮蓋了焦熱的日光。我們在茶棚裏坐了兩個鐘點。直到聽見外面的號鼓聲，纔慢慢走出去。我們站在門前，看見中央軍校第六分校的學生整隊走進對面公共體育場集合，舉行紀念典禮。走在最後的是該校的化裝宣傳隊，

所以有五六個還穿着女人衣服，他們剛剛在外面演過放下你的鞭子等等街頭劇。晚上月色甚好，年長的朋友約我們幾個人到河北江邊一家廣東酒樓吃飯。我們坐在樓頭欄杆畔，望着江水載了月光緩緩地流動。渡船帶着屋子似的燈火流過。又流過去。對面是山，山似乎被黏貼住淡青色的天幕上，又彷彿是名畫家的幾筆塗抹。山上也有幾點燈火，然而那是多麼昏暗。

裏面人們在飲酒談笑，那是廣西大學農學院教職員的聚餐會，參加的人不少，坐滿了兩桌。人們笑容滿面地彼此勸酒。這酒樓上充滿了快樂的空氣。

我又回頭望江面，月亮進了雲堆中，江面罩上朦朧的灰色。依舊是那幾點昏暗的燈火。忽然在下面，在碼頭上，在什麼地方一個年青的女音唱起了漁光曲。於是月亮慢慢地從雲層裏露出牠的團團的臉龐。

柳州和梧州不同，柳州是一個還沒有受到戰爭的損害的城市。

然而明天還不等天亮我們就要走了。

桂林的受難

在桂林我住在漓江的東岸。那是年長的朋友的寄寓。我受着他的好心的款待。

他使我住在那裏不像一個客人。於是我漸漸地愛起這個小小的「家」來。我愛那

些粗糙的小房間，我愛那繡花的糊紙窗戶，我愛那生滿青苔的天井，我愛後面的可以

俯瞰園林的院子。打開後門走出去，跨進菜園，只看見一片綠色。七星岩屏障似地立在

大湖邊。七星岩是最好的防空洞，最安全的避難所。每次要聽見緊急警報，我們才從後

門跑進防空洞。向七星岩跑去，多半就在中途田野間停下來，坐在樹下讓綠葉遮掩了我

們的身體。聽着轟炸機發出「孔隆」「孔隆」的聲音，在我們的頭上飛過也聽見

炸彈爆炸時的巨響。於是我們看見塵土或者黑烟同黃烟一股一股地冒上來。

邊着警報我們有時也去月牙山，有時也去七星岩。站在那兩個地方的洞口，我們可以看得更清楚，而且覺得更安全。去年十一月二十日桂林市區第一次被×機大轟炸，（在這以前還被炸過一次，省政府圖書館門前落下一顆彈，然而並無損失。）那時我們許多人在月牙山上，第二次大轟炸時我和另外幾個人又在月牙山，這次還吃了素麵。但以後月牙山就作了縣政府辦公的地方，禁止閒人遊覽了。

七星岩洞裏據說可以容一兩萬人。山頂即使落一百顆炸彈，洞內也不會有什麼損傷。所以避難者都喜歡到這個洞來。但是人一進了洞，常常會被驚慌驅進裏面，不許久站在洞口防礙別人走路。進了裏面不僅覺得快，要緩不過氣，並且非等警報解除休想走出洞去。其實縱使警報解除，洞口也會被八山人海堵塞。要搶先出去，也得費力費時。所以我們不喜歡去七星岩。

在桂林人不大喜歡看見晴天。晴天的一青無際的藍空和溫暖明亮的陽光雖

然使人想笑，想跳動，但淒厲的警報聲會給人帶走一切，在桂林人比在廣州更害怕警報。

我看見同住在這所大公館裏的幾份人家像做日課似地躲警報，我覺得奇怪。他們在天剛剛發亮時起身洗臉做飯，吃過飯大家收拾衣物，把被褥箱籠配上兩担，挑在肩上，從從容容地到山洞裏去了。他們會在洞裏坐到下午一點鐘。

倘使這天沒有警報，他們挑着担子或者抱着包袱負着小孩回來時便會發出怨言，責怪自己胆小。有一次我們的那個中年女傭在廚房裏嘆息地對我說：「躲警報也很苦。」我便問她：爲什麼不等發警報時再去躲。她說：她聽見警報，腿就軟了，跑跑不動的，確有一兩次在陰天她沒有早去山洞，後來聽見發警報，她那狼狽的樣子叫人看見覺得可憐又可笑。

我初到桂林時，那城市還是十分完整的。傍晚我常在那幾條整齊的馬路上散步。過一些日子，我聽見了警報，後來我聽見緊急警報。又過一些日子，我聽見炸彈爆炸。

炸的聲音。以後我看見大火。我親眼看見桂林市區房屋的半數變成了廢墟。那幾條整齊馬路的兩旁大半只剩了斷壁頽垣。人在那壁上繪着反對轟炸的圖畫寫着抵抗侵略的標語。

我帶着一顆憤恨的顫動的心目擊了桂林的每一次的受難。我看見炸彈怎樣毀壞房屋。我看見燒夷彈怎樣發火。我看見風怎樣助長火勢使兩三股濃烟合在一起。在月牙山上我看見半個天空的黑烟。火光籠罩了全個桂林城。黑烟中閃動着紅光，紅的風，紅的巨舌。十二月二十九日的大火從下午一直燃燒到深夜。連城門都落下來。木柴似地在燃燒。城牆邊不可計數的布疋燒透了，紅亮亮的映在我的眼裏。像一束一束的草紙。那邊也許是什麼布廠的貨棧罷。

每次解除警報後我便跨過浮橋從水東門進城去看災區。第一次在中山公園內拾到幾塊小的彈片。第二次去得晚了，是被炸後的第二天，我只看見一片焦土。自然還有幾堵搖搖欲墜的斷牆勉強立在瓦礫堆中。但牠們是說不出被殘害的經過。

的在某處。我見得幾輛被燒燬的汽車。紅色的車皮大部分變成了黑黃色，而且凹下去，失了本來的形態。這些可憐的殘廢者在受夠了侮辱以後也不會發出一聲訴苦。然而在一輛汽車旁邊，在地上躺着一個人的影子。我走近那地方，我才看清楚。那不是我，也不是影子。那是衣服，是皮，是血肉，還有頭髮黏在地上，衣服上。我聽見了那個可憐的人的故事。他是一個修理汽車的工人，警報來了，他沒有走開，仍舊做他的工作。炸彈落下來，房屋焚燬，他也被燒死在地下。後來救護隊搬開他的屍體，但衣服和血肉黏在地上，一層皮和屍體分離，揭不走了。

第二次大轟炸發生在下午一點多鐘。這是出人意外的事。以前發警報時間總在上午。警報發出，空襲的汽笛聲震驚了全市，市民狼狽逃難的情形，可想而知。我們仍舊等着聽見緊急警報才出門。我們走進菜園，看見人們挑着行李，抱着包袱，背負小孩，七歪八倒，面黃地跑去。我們剛走出菜園，預備從木橋到七星岩去。突然聽見人們驚恐地叫起來：「飛機飛機」！一些人拋下担子，往矮樹叢中亂跑，一些人屏

呼吸地伏在地上。我覺得奇怪。我仔細一聽，果然有機聲。但這不是轟炸機的聲音。我仰頭去看，一架飛機從後面飛來，掠過我們頭上，往七星岩那面飛走了。這是我們自己的飛機。騷動平息了。人們繼續往七星岩前進。我這時不想去山洞了，就往左邊的斜坡走，打算在樹下揀一個地方坐着休息。地方還沒有選好，飛機聲又響了。這次來的是轟炸機，而且不是我們的。人們散開來，躲在各處的樹下。他們來不及到山洞了。十八架飛機在空中盤旋一轉，於是擲下一批炸彈，忽忽忙忙地飛走了。這次又機來得快，也去得快。文昌門內起了大火。還有一些人被炸死，其中有一個是我們大家都知道的青年音樂家。

第四次的大轟炸應該是最厲害的一次了。我要另寫一篇「桂林的微雨」來說明他。在那天我看見了一個城市的大火。火頭七八處，從下午燃燒到深夜，也許還到第二天早晨。警報解除後我有兩個朋友，爲了搶救自己的衣物，被包圍在濃焰中，幾乎迷了路。燒死在火堆裏。這天風特別大，風把火頭吹過馬路。桂西路崇德書店的

火便是從對面來的。那三個年青的職員已經把書搬到了馬路中間。但是風偏偏把火先吹到這批書上。最初做了燃料的還是搬出來的書。不過有一部分被搬到較遠一點的地方，便沒有受到損害。

就在這一天（我永不能忘記的十二月二十九日）警報解除後將近一小時了。我站在桂西路口，看見人們忽然爲了一個無根的謠言瘋狂似地跑起來。人們說警報來了。我沒有聽見汽笛聲。雖然人們又說電廠被炸毀了，發不出警報。但我有點不相信這時會再來飛機，不過在這種情形裏誰也沒有停腳的餘裕。我也跟着人亂跑，打算跑出城去。快到水東門時前面的人被一個穿制服的軍官攔住了，那人拿着手槍站在路中，厲聲責斥那些驚呼警報張皇奔跑的人，說這時並沒有警報，叫大家不要驚惶。衆人纔停止腳步。倘使沒有這人來攔阻一下，那天情形恐將是不堪設想了。後來在另一條街上當場槍決了一個造謠和趁火打劫的人。

以後還有第五次第六次的轟炸……關於轟炸機真可發售蘇聯們許多事情。

但是我不想再寫下去了。從以上簡單的報告裏你們也可以明白這一個城市的受難的情形。從這個城市你們會想到其他許多中國的城市。牠們全在受難。不過牠們是咬緊牙關在受難。牠們是不會屈服的。在那些城市的面容上我看不見一點陰影。在那些地方我過的並不是絕望悲觀的日子。甚至在牠們的受難中我還看見中國城市的歡笑。中國的城市是炸不怕的。我將來再告訴你們桂林的歡笑。的確，我想寫一本書來記錄中國的城市歡笑。

桂林的微雨

綿綿的細雨成天落着。昨晚以爲天就會放晴，今天在枕上又聽見叫人煩厭的一滴一滴的雨聲。心裏想這樣一滴一滴地滴着，要滴到什麼時候爲止呢？起來看天，天永遠板着臉，在那上面看不見笑的痕迹。我不再存什麼希望了。讓牠落罷，這樣一想，心倒沈靜下來。窗外有人講話。我無意間聽見一個本地口音說：

「這種天氣謂之好天氣。」接着是哈哈的笑聲。低的氣壓似乎被這笑聲衝破了。我覺得心境略爲暢快。

我初來這里正遇着這樣的「好天氣」。我覺得煩躁，我感到窒悶。那單調的滴

不曉得的聲音彷彿打在我的心上。我深夜夢回時不禁奇怪地想：難道我的心是堅厚冷硬的石板，爲什麼我的心上也響起那同樣的聲音？

我走在街上，雨水把我的頭髮打濕，黏成一片。眼前似乎罩了一層霧。我的腳踩進泥水中了。我是在兩個半月以前，還是在今天……我要去找那個書店，看那三個善良的年青面孔。我以爲我就要走到了。

——但是呵，街道忽然縮短了，憑空添了一大片空地。我看不見那個走熟了的書店的影子。於是一道光亮在腦中掠過，另一個景象在眼前出現了。我覺得自己被包圍在火焰中。一股一股的焦臭迎面撲來，我的眼睛被煙燻得快流出眼淚。沒有落雨，但是馬路被浸濕了。人在跑，手裏提捧着東西。大堆的書凌亂地橫臥在路中。一個女人又焦急又氣憤地對兩個伸着手的苦力說：「人家房子都快燒光了，你們還忙着要錢！」她紅着臉把手伸進懷裏不住地掏摸。我在這女人的臉上見着熟人的面容了。我一定在什麼地方見過她。不，我應該說是見過這面孔，這樣的表情在我走過

的每一個中國的地方都日擊過。這里有悲憤，有苦痛，有焦慮，但是還有一種堅忍的力量……

我再往前走，我彷彿還走在和平的街上。但是一瞬間景象完全改變了。我不得不停止脚步。再沒有和平。有的是火焰，窒息着呼吸，蒙蔽了視線。火焰，牆塌下來，門樓帶着火搖搖欲墜；木頭和磚瓦堆積在新造成的廢墟上，像寒夜原野中的篝火似地燃燒着。是這樣大的篝火。燒死的書頁散落在地上。我要去的那個書店全部做了燃料，我找不出一點遺跡了。

「走走！」警察在驅逐那些站立觀看的人。黑色的警帽下閃露着何等深的苦惱和憤怒……我忽然醒過來了。

我又從一個月以前的日子回到今天來了。雨絲打濕了我的頭髮。眼鏡片上聚着三五滴雨點。我的鞋底穿了洞眼的皮鞋在泥濘的道路上擦磨。剛剛亮起來的街燈和快要完全熄滅的白日光線給我指路。迎面過來兩三個撐傘的行人。四周是相

雪的靜寂。我經過商務印書館。那整潔的門面完好如舊。我走過中華書局。我看不見非常景象。但是從新知書店前頭兩三家舖面再過去……怎麼我要去的那個書店不見了？還有我去過的一個朋友的家也不知道屋瓦都搬到了何處去。剩下的是一片荒涼。幾面殘剩的危牆。應是那些悲慘的故事的目擊者。牠們將告訴一些什麼呢？

我站在一面燒焦了的灰黑的牆下，我仰頭去望。長的蛛絲一般的雨打濕了牠。也打濕我的頭髮。冷酷地立在我耳邊。雨絲洗不去火燒的痕迹。雨落得太遲了！牆壁或許是一個煙子，牠在受了那樣的殘害以後還不肯叫出復仇。

我覺得土地在我的腳下開始搖動了。牆壁在我的眼前傾塌下來，不。沒有聲音。牆壁車輪似地打了一個轉，雨水一下子全乾了。牆頭發生了火。火必愈愈烈地燃着……我又回到一個月以前的日子了。

夜色突然覆蓋了全個城市。但是藍空却有一段紅的天。像狗吐出的舌頭，紅色火焰舐着天幕。火光升起來，落下去，又升起來。涼風吹過。這時風勢已經減弱了。但是

涼風吹過門樓，屋樑，牆頭忽然發出巨響。山崩似地向着新的廢墟塌下來。火仍在燃燒，火星差不多要飛到我的棉袍上面。我們穿過一條尚在焚燒的巷子，發出熱氣的牆壁和還在燃燒的瓦礫使我的額上冒汗了。瓦礫堵塞了平時的道路，我們是踏着火烙走過去的。一個朋友要去探望他那被淹沒在火海中的故居，可是那里連作爲界限的牆壁也不存在了。他立在一堆還在冒煙的瓦礫前搔着頭在記憶中尋求幫助。他很快地認出了地點，俯下身子想在磚石堆中挖出一兩件他所喜歡的東西。我幫忙他找尋那隻畫眉的屍骸，却看見已經失了形的打字機的焦廢的遺體。他自己在另一處找到了烏籠的燒焦的碎片，他珍惜地用兩根手指提牠起來，說：「你看，不是在這里嗎？」我這時彷彿聽見了那隻可憐的鳥的最後的哀鳴。

「你們找東西的明天來。現在火還沒有熄，不好翻。」對面的房屋還是完好的。牠能夠巍然單獨存在於廢墟之中，大概因爲牠有着高的風火牆吧。在那門前坐着兩個人。話語從他們的口中發出來。

「我們來找自己的東西。」朋友回答了一句。

「沒有人敢來拿東西的，我們在這里給你們看守。有人去挑水去了。你看這邊那邊都還有火。你們明天來吧！」那個守夜的人說。

這響亮的聲音打破了我的夢。我回顧四周，沒有朋友，沒有守夜的人。現在不是在夜間。我也不要找尋人和物件。我不到這里來。但是回憶把我不知不覺地引到這里來了。

我走過環湖路，雨勢較大了。冰涼的雨點打在我的臉上。腳總是踩在水溝裏。雨水已經浸入鞋底，把襪子打濕了。但是鞋底還常常被泥水黏住，好幾次快要扭身子忽然失去了平衡的我拖倒在地上。我聽見旁邊一個年青人說：「這樣的天氣真討厭。」

「討厭這算是好天氣呢！在這種天氣是不會有警報的。」另一個人高聲回答。我已經走過洋橋，更往南走了。我忽然覺得身子輕鬆起來，路很快地在我的腳

下進去。天晚了我看見夜幕張開來。雨立刻停止。代替的是火。火又來了。時間一下便跳了回去。

馬路上積着水，堆着碎磚，躺着斷木，橫着電線。整條整條街都只剩下搖幌的牆壁和燃燒的門樓。沒有人家。沒有從窗戶映出的燈光。沒有和平的市聲。桂林成了一個大的火葬場。聳立的積垣便是無數的火柱。已經燃燒了五六個鐘點了。一家旅館，我到那里去過兩次，那是許多朋友的臨時的住家，我看見火在巍峨的門樓上舐着舐着，終於燒斷了牠，讓磚石和焦木帶着千萬點火星向着我們這面崩塌下來。是發雷的響聲，接着又是許多石塊落地的聲音。接連地響着。火星向四處放射，像花炮一般。但是在廢墟上黑暗的牆角裏一個男子尖銳地叫喊着「救命！」

許多人奔過去，人們亂嚷：「拿電筒來，拿電筒來！」

電筒！我一怔。我手裏不是捏着電筒嗎？我預備跑過去。但是——我的眼前只有寂寞的廢墟，而且襖罩在夜幕下面了。我用電筒去照，廉價的電筒突然熄滅了。我才

記起來火已經熄了將近一個月了。

「好天氣呀。真正悶死人！我寧肯要晴天，即使飛機來炸，我們也不怕。憑牠飛機怎麼狠，牠能夠把我們四萬萬五千萬人炸光嗎？」

還是先前那個年青人，怎麼我跟了他們到這里來了？怎麼他到現在還談着那同樣的話題？我覺得奇怪。這人究竟是什麼人呢？我應該看他一眼才對。我隨手舉起電筒，按着電鈕。然而沒有光亮。我才記起我的電筒壞了。我無法看清楚那人的臉。我想大概不是做夢吧，也就不再去注意他了。

電筒一壞就打消了我再往前走的心思。其實這句話也不對。我是有點怕我再落在一個月以前的日子裏去，讓那些永不能忘記的景象再度將我的心熬煎。

回到家裏我看見一個月以前自己寫在一張破紙上的潦草的字跡：

「什麼時候才是我們的復仇的日子呢？什麼時候應該我們站出來對那些人說：『下來，你們都下來！停止這卑怯的謀殺行爲，像一個人那樣和我們面對面地肉

「『掙』呢？什麼時候該我們昇到天空去將那些劊子手全打下來呢？」

「血不能白流，痛苦應該有補償，犧牲不會是徒然，那日子一定會來的……」

我相信自己的話。

上海图书馆藏书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1373B

V43

上海图书馆

文學小學叢刊
第二集
旅途通訊

上冊合訂本

★定價五元五角★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四月初版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一版

著者 巴巴金

編輯者 巴巴金

發行人 吳文林

發行所 文化生活出版社

桂林東江路福隆書社二號之六

重慶中一路六十六號附三號

成都桂王橋東街四十八號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廣西省圖書雜誌審查處
審查證字第一〇五六號

